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有之有關於學術治道者皆細

書劄記往述修束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蘄勝於不說學

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於東海相國於不肖者惜哉

為人取去此菴中隨筆一冊未於友人葉問得之視如

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

隨也先生心著述之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務

自杜牧國交見一帙以治河可也如此細書者不該

台子
之
嵐
盤
也
不
惟
有
及
先
生
而



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此書間有曲阜孔氏刻本為帙較簡屬免不為
晚矣老友手錄此冊嗚呼校據玉虞山間李升蘭
孝廉有茂幸倩其校勘一區適郡中韓履卿刻
何義門集見始見中有跋語一則因錄於卷首歸
之是月十四日唐野張仁卿等設先生享室於明
泮潭悉剝之左偏文人畢集錫罇亦與於會也
中有陳鼎和紀錄其和名梅唐野人先生堂寓其家



蘇中隨筆卷上 東吳顧炎武 邑後學潘道根錄



溫公作通鑑致異書正見古人仔細處太史公會草諸書而成史記
不能多抵牾晉書下則亦有尤甚舊唐書祿有劫傳今上守三見
皆謂元宗既有沙陀李克用傳而又稱莊宗為中興懿帝紀李固
昌少男克用京帝紀中興之初王鎔傳其後事在中興書鄭從謹
傳沙陀李克用劉鄩張洸傳亦中興王處直傳稱莊宗蓋全
沿故牒也元史述不台雪不台二人分為兩傳蓋併史不出一手遂有
此悞嘗疑仿漢仲書例合廿一史為一編有志未逮以俟君子而
條焉見日知錄舊唐書及元史下惟首尾敘語不同

自雜父為考母為妣注禮記曰生日父母妻死曰考妣嬪今世學者
以嚴考母事厥考厥長聽聽祖考之誌

書曰

婦人 一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若相編曰考妣延年書曰嬪于虞詩曰嬪于周禮有九
嬪之官明非死生之異稱矣其義猶存謂凡為曰婦為媵婦即
是此例也

三百八十四文必是周云而仲中有箕子之明夷故也 答根仲

古時有濟通故隨時可以設國 若馬宛斯 時作地

以顏亦有通用獨用之分為律賦故也 答李天生

孟子字多近今蓋文安於魏晉以下 若宋齊

墳星當居不居其國有危今戊申歲 慎在虛危而不居遂有地

震之爻 答陸喜憐

天下無不書不讀之人而有不必讀之書 答程周量

五經何以謂之九公羊穀梁皆傳何以謂之經曰五經者孔氏相

傳之定名九經者歷代收科之別曰 答孫退谷

與君輩相交之日短後人相處之日長 得補甥門人

五干載以上之人於前而與之對談五干載以下之人於後而防其禍

性猶棄之有溫涼寒熱情猶棄之有甘辛酸苦其他入其徑

治某病則才也有小毒有大毒則氣質之偏也 明甚 答周允昌

萬姓仇予五子親臣也以君為體故曰予故天棄叔祖伊世臣也傳

以為祖已之後以國為體故曰我

三十朋論落致失節之婦不當入列女傳不知列女之名起於劉向

自娥皇女英至於妲己褒姒皆列女也

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疑於有司者其概有三一曰直舉許人卷

往皆得公也 惟薦二曰匿官鑑裁甄拔不皆因於資考

實有升降之由

百韻

秦時有金火之逆漢初測候五星皆有逆

到氏有之末造一紀不備師旅數起五律始失其旨矣當作帝

弟子之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行在孝弟忠信其學在詩書

禮樂春秋其用之於身。在出處去就辭受取予其舉而措之

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罰

商君傳為田南阡陌封域而賦稅平陳子龍曰以阡陌而去其田

墜則其田賦稅平者何岳愚謂周末井田之制漸廢民之轉徙

失業者或棄其百畝而不敢治有餘力者又不能兼併以致田多

荒蕪而賦稅失平商君許其兼併以便豪傑之益公賦也

路史顏氏見園稱陳留傳及葛洪集要皆云顏出於郡而

朱之僉譜獨以為出於伯禽之庶食采於顏者非也

李詩第十九卷贈李十二左司郎中崔中_宗之此是崔贈太白詩

後篇乃太白酬崔耳李行十二崔行五詩中但言李侯而未惟

道當出之勝下篇以崔出為若其為兩人之詩甚明後一詩亦

云贈李十二注曰攝監察御史崔成甫贈太白知與此同是附人

之作而混編於目錄以校書者之鹵莽也

古無所謂時凡言時者四時若春夏秋冬是也自漢以下歷法漸

密於是日分為十二時而以十二支配之歷家以黃道之中為年

日加年謂之年時猶之斗建子謂之子月後世猶以為鍊而有天

盤二十四時之說且之所建十二位者四方也日之所躔十二位者黃

道也其實不同

齊建武中吳人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安國傳舜典一篇比馬

神所注多二十八字

示貞觀 年十一月丁丑頒於宮五經

卷四 自天子朝諸孔穎達五經定義於天下每年

明經令依此考

舊取士依注疏神宗患諸儒之說不能歸一乃頒王安石詩書周禮

義於學宮謂之三經新義 熙寧八年

每殺人之心者可以殺人故有提兵合戰破城屠邑積尸如山流血

川而目不為之瞬而獨矯之於獄勝之入有心與無心之異也

歲十一月往樞或十二月與果或生長在江南者不得其解江南一橋

可支數十年若北方須年之造倚夏初水漲之時橋木便撤去不

則為水衝去矣無此說告人多不可信今日見泗水志云冬春之

交霜降水涸居人多於河中築沙為道中流一道以通泉水而上

跨以木橋民不病於寒涉至春凍既解山水漲漫則依舊築

常而濟抑或風雨驟來波騰流急水之深以數尺計行人往

流作留

損是岸者無棲身之處每稱未便有其居便之然也

短右袂向來不曾理會得兩隻衣袖一長一短不成模樣蓋古人

之裘如今之皮襖若以綢緞之而成但短其皮不短其綢則運動

既便而於外觀亦無所妨

都邑之制三代邈矣自漢以下莫不於神京之旁建立藩輔以威

不拔之固一旦有事而京師可得以免虞即天下之大勢所

繫也然而後漢尋至於其京往之威尾大之勢而反以自戕六朝

是也昔者漢都長安始立三輔而左馮翊右扶風並治長安城中

其時列郡之權雖重而無患者上固有以制之也東漢元魏

之於洛也宋金之於汴也無輔以寇乘之而墜矣若金陵之

其則不同也下而京口上而采石之上而尋陽之上而夏口上

而及於巫邑無一非要害之地長江一帆

而及於巫邑無一非要害之地長江一帆

一曰雅 世不可廢兵而一相以奉金陵未有四十年
以多者非形勢都在上游而外郡之權重耶陳敏用歷陽
則及蘇峻用歷陽則又及侯景用壽陽則又及晉安王子勉
用江州則又及桂陽王休範用江州則又及陳顓達用江州則又
及宋孝武之誅劬以江州梁元帝之討侯景以江陵劉昶克
桓元以京口他若王敦用武昌則及桓元用江陵則及沈攸之用
荊州則又及蕭衍用襄陽則及步蘭用西陵則及竟陵王使
用崔慧景用廣陵則又及王恭用京口則及即戒胡聖安皇
帝都僅一年而左良玉用武昌則又及此各他京口接壤廣
陵歷陽不一日奄至石頭可召徵幸成事而荆以西則推上游
之形勢藉風水之便謂可揚帆而直下也竟齊禹皆不都
文王作楚武王作鎬太祖定鼎金陵而不健必聖子神物之不

遷大聖人固以時待後王也南都帝五之完前人揚推已備
無容積有而巨竊以為成祖不遷北平則南都固未可以二
百四十年而無事嗚呼太祖嘗自憐於中五興王之地也陰唐
宋之故都而時之未至聖人不能為也古今之變治亂之機京輔
之路必有聖人起而圖者矣

白虎通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亦名連累相
承取在於房戶象繼嗣也
此三語不知何人之言而考於先生偶筆於此亦足
適有所感我輩南人當思自立

南情如帝南胸如巷南影如嶽
孝宣即位思侯悼之名不改而五人更言泉鳩里事此見西
京近古後代因之而恩怨相尋反覆思之中於家國者深

思之作之報

侯射將兵按河東永好文德雅行大將軍

不勤 尚書 勞以病乞骸骨 敕賜尚書以終

容齋隨筆 蔡京為政 禁士大夫不得讀史

朱子注 卷同 契托名 鄒訢 鄒與邾同 是朱字訢與憲同 訓善

字

董仲舒自下吏後遂不取 後言吳吳

晉董高與 滌西計吏 俱至洛陽 雲宿白社 中此洛陽之白社也

水經注 穀水又歷白社 西有徐孺子墓 此南昌之白社也 雒陽

志 今馬市之北 白社故里也 昔孫子荆會童 威擊於白社 以同

載為禁

一握為笑 注為笑者 懦劣之兒也

道根注 古為即偽

王弼易注 文王明夷 則主可知矣 仲尼旅人 則國可知矣 寔象

寔象以下另一條

此係出漢制故

西南地也 東北山也 以難之平 則難解 以難之山 則道廢

孟子注 天若顏淵壽若召公 此趙注 注按 衡氣壽篇言召公年百二十

爾雅 疏 鮪今東萊 遼東人謂之尉魚 或謂之仲明 之者 樂浪

尉也 溺死海中 化為此魚 長筭 鮪水中 輒甲 毒也

稊下 後漢 長沙王始 莫草 為稊 按後漢 無長沙王 稊音老

乾梅之屬 之凡 乾果皆謂之稊 亦稊

說文 鰓魚 皮有文 出樂浪 東晚 神爵 四年 初捕 收輸 考玉 東

晚 果浪 縣名 可與 拘賢 事對 晚音夷

樊噲 傳 賜上 爵爵 晉灼 曰 名通 於天子 也 蓋猶 今之 欽依 官

其末上者 則謂之 劄付 官耳

刑通之名 乃避 祿字 朱福之名 乃避 祐字

名其也 開白恃才 傲物 嘗京 獻燕 都賦 稿長

善 一類四海一統心合一家蓋蓋者時戰國名

不蓋 稱悲恨不歸

利是不好底命與仁是好底何以一概單言曰正為今日之言命
言仁者皆皇之求利之人也故夫子一概單言之也

我者對人之稱吾者性分之所固有曰不可如此分別且如易我有

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性分之所固有也偏作對人之稱與

爾靡之則對人之稱也而偏作性分之所固有也當如何解

趙普永興之幕僚陸秀夫淮東之記室

王祥弟覽韋承慶弟嗣立陸象先弟景融

繼母之賢者漢翟方進後漢郭丹母皆隨其子至長安受

徑 人之最難假者書也然有女奴習書如夏諫之於石介字未不

成如懿懷太子路上邀書如鍾會之於鄧艾

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氈皮障泥教十年不易

丙辰軍興客談及納官事舉先帝時大案答之曰款虜辱國

或言國已亡後舉柳下惠之言曰臣亦有國於此因言尚書

篇之曰今日典謨似誥却可不用只一篇助南慎之命便了

南宋時群盜聚任城荆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宋書申坦

傳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无功宜因此勸撲上

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

史通云言無畫一其例不純

梁武帝時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並以白玉珠入國學明經

甲科

... 伯... 心在宋國... 不得意而魯寢焚

西寧徠距西寧府二千三百里自西寧行百里許出石峽即為
塞微又西行四五百里乃為青海周環七八百里其西有大小鹽池
西南通烏斯藏西北通瓜沙哈密皆可牧可獵之區

漢靈帝中平元年郡國生異草備就蛇鳥獸之形風俗通
曰亦人狀操持弓弩一備具是年黃巾反終漢之世兵革
不得息

後漢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四月戊子鄴城毀五層浮圖於阮
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其一刻
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張九齡傳九齡出為果州刺史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

遠遠上疏因請按江南一州望得教承母音耗優詔許之
改為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採訪使上又
以其弟九章九采而嶺南道刺史今歲時伏臘皆得宣觀
蕭穎士傳穎士聰警絕倫嘗與李華陸據同遊洛南就
門三人若讀法側古碑穎士一肉即能誦之華再肉據三閱
方能記之儀者以三人才格高下亦如之

宋史趙上交傳廣順初拜禮部侍郎會將試貢士上交
申明備制始設糊名考試

宋仁宗至和元年三月癸巳今士始至楷赴廷對戊申賜禮部
奏名進士及第出身七百八十三人有司以嘉至楷為第一帝不欲

多士進... 一昂為榜首... 考誤... 注中傷也

音小... 音大... 人... 人...

行舍趨同... 相送行不合趨...

敵劇注巧工鉤刀也... 劇者規度刺畫邊箋也...

劉覽編照注猶... 留劉覽回顧也...

被髮父身以像... 被鬻也...

脩捷因慎管篇... 捷鎖頰也...

大而可束折者... 謂之禁...

厭上彈山川注... 彈山川...

詔開田注者... 蘇信云是也...

刺暴云也不言... 田事而左傳有...

列女傳衛夫人... 齊侯之女也...

可以還美... 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

父中子美哉... 固云之智深美乎...

劉原父曰... 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者...

則不書葬也... 既葬而後及追討賊...

閱云是已... 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

是已... 楊炎春秋權衡...

吐谷渾... 牀頭猶置溫子昇書...

牀頭有書... 數卷乃是子昇文也...

高直謝夷... 吾折象郭鳳計子勳...

陸... 吳績吳犯趙遠趙僧...

度... 陶宏景後魏裴宣唐...

顧... 敬... 度... 陶宏景後魏裴宣唐...

趙... 顧... 敬... 度... 陶宏景後魏裴宣唐...

九都賦張衡西都東都南都左思蜀都吳都魏都徐幹齊
都劉劭趙都庾淹揚都

上流舉成事者陳敏自歷陽據江東王敦自武昌入石頭
蘇峻自歷陽入建康桓元自江陵劉裕自京口討桓元
宋孝武自江州討元凶劭梁武帝自襄陽侯景自壽陽

元帝自江陵

不成者王莽自京口次竹里而敗盧循自始興至南塘而退
宋晉安王子勉自尋陽桂陽王休範自江州至朱雀樹而
敗沈攸之自荊州齊陳顯達自壽陽至新亭崔慧
景自廣陵圍廣城王琳自彭城
張以宣名制鍾山說有云陛下仰承天意建為南京與

並峙至感典也然以巨之庸禍以為險濠重地鍾離玉險乃
陛下啟聖之帝御所宜易辨中京立之宮廟如漢南陽
侯天下志平氏力完富乃營西維利為西京連互相望歲
時行幸蓋創業於此以乘方未之王氣並建都邑以開永久
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本基伏惟陛下神謀
睿算必有處矣

劉元震任卯志序天下邑令賢則太平興天下邑志善則
良史備

州郡圖志唐則三年一上宋則四年一上

蕭何入關水秦圖籍孔明治荊州先令國中游戶著籍

一邑誌後漢書劉精創采著九守的三

此症而... 謙范何也

凡邑必鄉都之制周人鄉田同井之遺也於此見先王愛民之厚有慮其渙也即居聚而別之慮其不相下也列里甲而長之慮其爭也僉者老以決之慮其祖也制木鐸以警之慮其糧罔均也為之書實以公之慮守望罔助也為之保甲以之無非教民淳而使之仁也夫何法以之弊人以時境相聚者思影射而離長里者思科斂而虐者老僉以惡少而是非清木鐸妨以他務而傲戒息書實巧事飛詭而奸人刺保甲若賂巡捕而怨聲作似非如制鄉都之意矣是豈法敝哉用之者漸之也

地勢通塞民居多寡市貨盛衰未嘗不相因也嘗攷之聚貨曰集稅課曰鎮停物曰居幣落曰邨藩落曰寨

漸志土著曰里遷發曰屯地以人勝值以地阜而非法曷均是以周設司市掌之今地雜物禁靡成實結信刑競草偽斂縣所以交易而退各得其利也

古者占國貧富不以貨財而以戶口多寡何哉蓋天生而民將使之導利而裕用也故大學論理財必本於生之者粟降及叔世不知以人為富於是倉庫多於比閭車音煩於王伯催科急於耕芸軍威於亞旅律令密於版籍駮馬脂於耕牛控楛夥於枵軸農夫日散而游民夥戶口日耗而盜賊多耕種則賦逋師興則金費國不貧得乎

隆慶六年進薛瑄祀萬曆十一年進胡居仁陳獻章
仁三十七才禮部度羅從彥李個 聖旨是著各
義 二年西雅古 仁祀

一祖為吳王日造戰艦需材廟前有梨樹合抱將伐之

卜於神得籤云世間萬物皆有主非義一毫君莫取雖然
汝是英雄也須步二循規矩去祖晚之樹因不伐而奪籤送
之於國聖云

張蓋正統中侍讀學士與夏太帝曰承國策早見蓋所拱石

渠賦絕筆不沒為文益見日景宵竹亦絕筆不沒為畫

又徵仲太史有戒不為人作詩文書畫者有三一諸王國一中貴

一外夷生年不近女色不干謁公府不通宰執書

四海有人能能戒百年此日不思鄉雲間馮樵谷旅中除夕
詩也陸儼山見之遂捐數千金田莊為贈 儼山名深上海人官
詹事謚文裕

上元志聞之長老宏正中居官者大率以廉位自守雖至極

品家無餘資此如胡之弓與之劍夫人而能之也嘉靖初始
有一二稍營彙彙為子孫計者人猶共非笑之至迨年來

則大異矣初試為縣令即已買田完賦與脂金玉玩好種
畢其甚且以此被謫謫猶恬不知怪此其人與白晝攫

金何異面視先輩之風可媿死矣孫行如此後何望乎
嘉靖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恩詔一各處帝王陵寢前代名

賢及本朝公侯駙馬伯文武大臣勅葬墳墓有被人毀

發荒穢不治者所在官司即與僧理照例編金附近人民一

丁看護免其徭役其禁城所占地畝稅糧一併除

四司不即 行者按按官一體究治

比宿真 卷士設也夫士當家食即

衣臣恩粟米之征計田地各百餘畝而會饑之役派及八夫
僅足每年常數自是而首舉其者殆將十倍靜思兩自
孰非吾鄉之膏與脂哉惟窮恐負鄉人斯遠供不負天

子

至元丙子宋淮西閩帥復責降元宣授中書左丞已卯卒有
弔以詩者曰自古誰不歿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
六安州志 天下名存而實亡者無甚於軍伍費而無通於用
者無甚於歲辦之軍器

紀國初者大率用歲干支夫古之干支紀日不以紀歲若道其
實仍紀就屬年為是然致之史記於高祖初起不稱楚之
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稱太祖嘗以濠州龍潭

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觀此則宜稱至正

水自史記有河渠書漢書有溝洫志兩載上首河一瀆而已
未及三瀆以至百川在氏以至歐陽氏并廢不作至宋史則後立
河渠志

急告宣休皆假名也吉曰告凶曰宣

歛志 佐貳之加條博士之不必隔省此隆慶末年執政
之新法

國家武舉會試至正德間始有定制而各部鄉試先舉
之始之以騎射次之以步射而以策論終焉蓋欲合大
將闡將而舉之於天望之隆求之密反失之弊而
夫夫但此以邊邊者則有商將之力固不必執一轡

氣 其大也 又何事 此陽也 毋論往
不其郡但論此 吾鄉將令西目不識字李征實僅祀姓
名使之應舉則持不律不意鐵纏弱矣 有快終場或惡
以為當分二科各効所長而大特開將無不有矣
世及之典上世所陰末世不無濫矣 乃若尊崇其先則往
代皆在兩政惟昭代為獨陰 蓋高皇帝建太廟僅立
四祖而宣恩典則一品已推三代視天子之親僅一側身聖
心何篤厚哉 無非遠孝以作忠耳
文華武英兩殿中書舍人即漢之丞相掾 晉之中書舍人唐
之起居舍人也 以監生儒士考選為之 須仗真才非有奧主亦
不易得也 則復保直辨事 夙夜在公 非若贊即乞差以

慎考需次以承恩者也 所謂典書帝裁黼黻天言皆中書
事而舍人則在行傳道者身 然居於君相之間 介在簾陛
之際 泛親臣稱近侍 故以人主之嚔笑唯何 雖沈嚴於五
位而聖德可以謝 窺視之巖廊校切以相公之純疵 亦非
籠罩乎百僚而底秉於否 畢露得之 觀聽最真 然非
百忍三緘之人 不能久居於此

國朝固有吏胥而中者矣 如李森南是 鄭溫名弟皆昭
會試錄則鄉試可知 人不盡考耳 嘉靖戊午吾鄉國子生
甲入試北營 猶有吏胥同非隔舍之事 今定絕矣 然願
人自立何如耳

一戶兩周 一表忱願附之 一人之後 朝廷許之 入館教等

下見才力求外補許之其後巡檢江南二千餘年興利除害
三吳迄今賴之使以能國終不遇作選中二五身安健達不
世伐也

任子漢之汲黯劉向唐之裴行儉李德裕宋之呂公著

韓忠彥范純仁

朔志舊制有守備掌印巡捕管屯等官清初順治十年
裁印屯等官改守印為衛守備改城守為撫守未幾裁
撫守衛備兼之十六年裁衛備仍設撫守一切戶錢糧併
州統屬將五所編為五里

鞏志 西北利差東南利催

博平志 賦輸其所產責易其所圖

東光志 考之會典國初多義兵悞附及投充之人後皆以
罪滴充或以民兵充此制軍之大法也軍籍之外有民特
備警急即古民兵之遺意也

吉安志 楊海嘉請束為二科給事中嘗曰今歎天下平非
盡汰虛文殺傳儀不可者晉獎於清談六朝若唐以
浮詞獎宋以空言獎予懼今時以虛文獎也

贛州志 祖宗朝最加意太學洪武甲子秋京闈中式
多國子生至二百二十九人上大悅特命禮部出榜原籍以
示旌異故當時得人為感景泰用納粟上馬例而國

國子監 元史 順帝二十六年

有立考遣使十一人分與行天下以此平乃元故都案六部重
鎮特擇有職於官者行於是命後乘驛往凡詔令章疏
拜罷奏請都在方策者悉輯之或涉番書則譯而成
又若乘輿巡幸宮中隱諱時政善否民倍歌謠以志
孝亂賊災祥之屬或見之野史碑碣家集莫不悉皆
訪且遣儒生等分行諸郡刻期還報以洪武三年八月開
局於故國子監至十一月告成凡千帙用高麗翠帟為衣借
行中書省印識之進於南京乃赴濟南其采訪大略如北
平明年正月成凡四千帙所搨碑文北平四百通山東二百
通不在數中仍印識如前上進

國初分滿刺降人隸各術故各處有此種人信名曰子不食
乘食牛會典載默法那國即回祖國地據天方

鄭履淳云書曰既富方教孔子告冉求亦先富之而後教
之今則反是民有一厘之產數斂之某里甲侵之官吏
擾之其家資陵奪之衣食僅能自辦則教者交至必使
其窮絕而後免言夫迫於不得已無計可以自免乃深思
彼之敢於困我而我莫敢與抗者非官清吏有即讀書
家貴之家也我亦有子胡弗教乎遂至傾家破產結友
淫師逼使讀書惟冀一得衣冠即可無侵擾凌辱
之患故十餘年間民困益甚讀書益多儒生蒙感教
下士或 有要求心者 學出既異於凡民乃遂

以書益多民害益衆幼學生儒志圖若此他日俸登
科第宜省為朝廷檢發萬姓又肯為鄉里庇卹小民乎
臣不識仲尼之徒流弊一至於此今則又異矣一學之中借姓
者十二三人如者十一一儒生風掃地矣

嘉慶志謂之廟者正副糧長刺地管轄各五簿簿籍一
廟板也

遊學考功論朱子綱目謂綱辭多費非謹嚴之神目記
太略言以效見本末

國朝武舉惟取武弁一途正德初劉忠宣大夏始疏廣
其選凡鄉會試場俱準文場之制以十月行之鄉舉亦

歷中三科方得駐用會舉則高第者即授都司守
備把總餘皆授以鎮撫以次遇缺推用如俞大猷之

歷德兵備大將軍印者出於其中

備作佩

永樂元年癸未會試以登極之初命各省更鄉試次年
甲申會試正德十四年己卯江西宣藩之亂缺鄉試
嘉靖元年壬子併取一百九十八人

永樂七年會試中式陳璉等十四人以上在北京至九
年方行殿試故永樂己丑而有辛卯進士

貴州鄉試解額宏例附隸省其特設科取士自嘉靖

十六年始
嘉靖 縣鄒魯徽之岳廟文神諸侯祭境

可備祀而祀之曰備備祀禮皆義皆非也邑東有
 廟祀泰山已久魯以神不享非神也撤之 撤玉皇廟
 父天為積氣而變化者氣之所為也今祀者以玉皇
 為天之主使有即則不當祀使無即則不必祀魯惠
 其惑民而罔神也撤之 撤梓潼廟父 梓潼有即
 人而神身非世所謂七曲星也梓潼無即鬼之屬身
 非所當世之祀者也學有廟官祀年撤之以祀鄉
 賢

曹州志 國初設州領縣始有澤素後世神統陵夷
 遂謂州屬與府屬差別府以縣為土州則與物別

土也府屬鉅細固白州屬則可直達也府專制屬
 縣殿最州屬則互相銜長也府屬謂諸司尚方庭
 州與縣則同班也勢成漸靡當事者力挽不得矣

曹志序為今守以至為天下大小不同須胸中有此邑此
 郡此天下而後能以一心通萬心設施舉措合人情宜土俗
 否則或拂人之性是方志又奉贊教成之事也

太祖改元行中書者為承宣布政使司改肅政廉訪司為
 提刑按察使司改宣撫司為都指揮使司

任平聲以國為氏 葉音掬以邑為氏 讀如字皆非

賈耽嗜觀書老益勤尤悉地理凡四夷之使與使四夷

續有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兩經受為圖又以洮隄甘肅老鎮
額籍道里廣狹山陰水源為別錄六篇河西戎解四篇上之
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縱三丈三尺以等
為百里并括古今郡國地理四夷述其中國本之為貢第
本班國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郡以朱刊落疏解多所
釐正帝善之賜帑加等或指圖問其邦人咸以為實又著
貞元十道錄以自觀今天下隸十道在京雲為按察開
元為採訪使置升降備焉
爾雅釋言篇疏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公
問一言而可以興邦六言六蔽臣之業在揚水車車之四言

左傳趙盾子稱子太妹遂殺以九言皆以一句為一言漢書東
方朔傳之十六學詩書誦字一萬言則以一字為一言也

後周書建德六年十月詔自雍熙三年七月己未去年十月以
前東土之民被抄移路在化內為奴婢者及平江陵之後良人及
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籍一同民伍若舊主人猶欲共居
聽留為部曲及客女客女今之催二婦人也

說苑卷之八使林之達公子智水之上子智接草而待曰敢問
上客將何之接草可對班荆

質殖傳言臨淄之俗而曰多細人者大國之風也王守曰不知
此何以為京師

弟傳七苑

皇甫謐上疏皆自稱草莽臣

此乃劉勰之言

沈約郊居賦因犯檐而刊村由妨基而蕝巢此老胸中大不乾
津杜甫夔府詠懷詩缺誰將棘拒倒石賴藤纏可謂行而無
事

宋俞良弼英烈志願記漢韓說封就雜侯治聲東越有功封按
道侯蓋人而封太史公年表及列傳皆同而漢書功臣表乃
以龍維度為神說按道侯為神說

韓文公為人作誌銘或銘或不銘或公或君或字或名之無一言之
法蓋非一時之作而或出於少年未定文歐陽修仁壽宗自皇
帝御飛白記不稱臣僧而曰予則失之忽而取識於洪氏此古人
之不足法者後人作文不可以此藉口

後漢書蔡順母年九十以壽終未及得墓里中共火將逼其室
順抱伏棺柩涕哭叫天火遂越燒他室順獨得免

郭暉傳長沙有孝子方初遭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爾爾柩
上以身捍火為之滅

晉劉殷字長威曾祖母柩在殯而西隣失火風勢熾甚威殷
夫婦叩殯涕哭火遂越燒東家

何琦字萬倫母喪停柩在殯為鄰火所逼烟蔽已及家之
僅使計急送出乃扶服柩柩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而免
燒

初齊傅瓌遭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瓌屋瓌抱柩不動鄰人

一文及身

一渡股解之

已被灼

不與而鄰
起延及其舍普濟

博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矣已燬絕累日方蘇

王莽追謚夫子為褒成宣尼君此宣尼二字所始

莊子伯夷叔齊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有郭注論語曰伯

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不言其死也而此云死有亦發明其守

餓以終志也餓死也

春秋鄭穆公之女賤與群公子並適於先君而國人納以為后

娶有子四十人其賤妻子久初戒勿舉也舉之而賢卒嗣諸

郭

趙宋有張正與妓譚押別去生子三年不相聞歸詎厥家

登進士朱景先生管四日茶馬為子遊買妻福娘而娠

娶婦唐旃遊亡無他兒適冒使至知其見八歲矣迎致於

吳門宗祧賴以不絕

守陳克佐知永興軍初太后遣宦者起浮圖京北寺中前

守盡毀古碑為磚壁用克佐奏曰唐賢巨墓石今十二

七賢子孫深刻大書碑傳之千載乃一旦同於瓦礫誠可惜

也其未毀者願勅州縣完復之於是乃存一二 姜遵

傳知永興軍太后嘗詔營浮圖道毀漢唐碑代磚

壁瓦

白桑天九老圖序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

唐末有郭邀者自李振厚著振杜梁至崇政使邀未

一書門 郭邀初振 邀外邀徒步萬里往

公著灌園集陳繹以翰林學士出知建康軍宿祀
南公為諸儒伯每謂人曰吾不以左官為不可意而獲一灌
園先生其榮多矣

喻良能著忠義傳起於戰國王燭終於五代孫晟下二
千五百年所取一百九十八凡二十卷

宋子京先奉詔脩唐書及帥司以書局自隨至成都每宴
罷盥漱闢寢門垂廉燃二椽燭媵婢大侍和墨伸帝
望之者知公倚唐書若神仙焉

淮南子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于颶風
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旌踴目而

揚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我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說苑武王伐紂下而龜燭散宜生德曰此其效與武王曰不
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燭之已

城濮之戰文公謂舅犯曰吾上戰而龜燭

荀子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長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祀至
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隧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矣至無乃不可
乎周公曰刻比干而囚箕子邪廉惡未知政夫又惡有不可為
遂選馬而進朝食於戚暮宿於百泉厭旦于牧之野鼓之
而紂卒易鄉遂棄殷人而進誅紂

韓詩既出於人之風諫而齊魯與燕語言不同詞詁亦異故

魚如餅... 魚而後者若莪執之
魚是御遇之魚據言年之魚韃月元入聲之魚厥銀寧
之魚中則以從正韻而失之若年之魚鳩游子之魚列則吳
音尚仍其本

顧琛傳宋世江東貴遠者會稽孔季恭之子靈符吳
興卯淵之及琛吳音不妄

洪武十九年十二月庚子命河南府盧氏縣主簿徐存義言
三代漢宋之盛建都率居中央蓋以大深為天下之都會洛陽
為中國之形勝誠帝王萬世之基也伏望取法前聖毋安於江
左蓋隆大業以馭四方時上嘉之

李德字仲修番禺人洪武庚戌進士官洛陽長史遷濟南

西安二郡帶政臨徧覽帝王遺墟宏著徇要南陽皆天下大形
勝所在遠不拔之基當擇而都之江東非其匹也

江南通志胡子祺名壽以字行洪武中為監察御史上書請都
國中謂金陵非遠固不報

王鑿震澤長語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有事則居
江之南自北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
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唐唐朱朴之議曰襄鄧之西夷
湯數百里其東則漢鳳林為之固南則荆澤環唐而阮居
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城形勝之地法術之區
若廣浚河渠漕輓天下可使大集此建都之極盛也雖然皆
及燕劇之形勢者大行盤之自西而北居庸古北松亭
以淮者 博大爽塏其人沈鷲

王西華不白

公之地豈非天遺其勝

世帝王之業乎
教謀生理先學看銀教思慮必先學看人

泗州志 元制於縣令之外又設達魯花赤一員兼統軍伍謂之
縣監皆用蒙古人為之

東漢末多善書惟魏最甚晉魏之南其差異鍾王楷法為世
兩尚元魏尚書習隸法自隋平陳中國多楷隸相參唐君後

周益公記高宗降晉旨立儲祀部侍郎呂廣問語臣皇太
子段名從以從華臣謂唐明宗睦字丙魯魯平廣問語臣臣
相取旨別擬乃用今名

晉虞惺之起長沙金李演之守任城皆以節官里豪從戎
曹縣尹蘇唐卿為歐陽景家書辭翁其記刻石公報書云

勳詞何足言辱鉅筆然過耗字法以傳不朽豈勝百身必又云既善
斯亦之逆傳之懼陋之難滅

顏魯公書恒令家僮鑄之
楊朱曰生民不得休息為四事收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利此之謂趣人也可殺可活利命在外不遂
命何貴壽而不矜貴何貴名不要勢何貴位不貪富何貴貨貨

此之謂悅民也
力差者惟取其力於下銀產者惟征其銀於產

河向志 考古分野多推漢書為詳漢以高梁重合為齊
今以武垣武邑為趙分及故地志武垣省入河間軍武有趙

千里重容縣在趙山重合在滄州高梁在南皮夫
趙分軍武越在高

趙分軍武

趙分軍武越在高

也

安乎哉

上據舊文而未詳履

御史楊瑄自以向赴京師言武清侯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英廟預李潛德有自曰御史敢言實為難得

任御史都諫仲上疏擊中貴忤旨下獄在諫垣五年上一
疏孝宗嚴容傍之卒之曰不使備棺斂惟書二籠棄紙二

隻故不教件而已

宏治中戶部郎中周幹言天子藏富於民而皇有莊亦天下
私宜盡賦以興民即不然革管莊內民之有司保相解部
亦為猶念而景州身城獻縣民田萬頃界連東莊管莊
內侍郎督員占民許於朝命戶部自外郎官原借御史銜
衣官同勘內侍邀之曰田歸我海法官可得也廉曰以

萬令命易一官吾不忍為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故跡明
核卒以前古田盡歸民同事者難之廉曰此戶部事我部
官後患我自當之不累公竟得命如章

嘉定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賜宗弟得南進民田又
千餘頃又乞詔加稅之戶部尚書周經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
常收因久旱即耕退灘一過漲雨遂成澤壑首指目前稅
增賦稅貽累貧民轉為流徙且王府賜田賦稅亦外戚不
宜獨優

正德丁卯月賜皇親沈傳吳濂靜海縣莊田六千五百餘
頃濂妻厲氏奏稱訪得河間府靜海縣莊田一處原係河
間縣田土乞比正皇親夏儒事例蓋好民李良等捏稱
河間府

甚得

一後荒地但頃畝數多現

民管業建便令擬覆奏不從卒賜之家為莊田永業
嘉靖初差科道官查勘稱靜海縣原額一十九里編丁二千
三百十餘年未進移絕賦已過其半止併得八里今戶者而
已皆因本物土地盡為皇親勢家所奪無復餘地可耕
種困弊至此

成化四年九月西天佛子劉實也先因造寺奏討河間靜海
縣地為寺田上許之戶科左給事中印紅劾其妄奏之罪
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詎仍區還民耕種

永樂中達虜投降中國者皆處於河間東昌二府正統亦也
先猖獗頗有乖風扇動之意于忠肅乃擇其有位者使

隨南征之師事平即奏留於彼不復召還自忠肅被廢陳汝
言為兵部尚書好利而多遠識遂納賂召還於是二郡民俗浸
有相凡

史記功臣表慎陽侯梁沆嗣駟公合休汝陽永平五年五失印
更刻遂惶以水為心

永樂十六年薊溪縣失印請更鑄議者延所失之印置後得之
必覆為奸杜更印又陸谷為盜戮

正統元年九月甲辰造行禮部印時尚書胡濙自劾不謹失
行在禮部之印上石問為兩受造之改其文曰行在禮部之印

國初初制文曰高以上皆得應叙其子恩至侈也乃復漸

新 三品以上考去惟恩而他不同也其大臣

三丁士何太平是心種田人不買米就得太平

永年志社主神稷穀神自三代神不同漢唐則益異矣諸儒以句龍后稷為配而以為非配即相承不知其失神聖祖特主考經說以社五土主稷五穀主皆自然之氣而非人為也特廣土靈穀不供編祀極合土以為社推長以尊稷祭以春社上戊日成土壇於西郊以取西國稷左社右重民命也元年十一月己丑令府州縣各設壇壇制壇定式而庶人志祭至社土穀以為天下之達義自辭典望山川則有祀周禮風師雨師則風雨有祭黍漢以丙戌日祀風師於成地以己丑日祀雨師于丑地而失

雲雷唐惟祀雷同壇則固有雷之祀宋仲只師于西郊祀以立春後丑日作雨師于南郊祀以立夏後申日各雷師淫雨師之神位而三雲皆各壇為祀以未嘗合一夫雲行而雨施可施祀雨而遺雲乎祭法山社谷出雲為風雨曰神是合山雲風雨為山川乃神雲風雨其用也前代或祀甲子春秋乙子冬夏今自拜雨于西郊明日拜丁於北郊此皆不供調和陰陽知形氣合一之道也惟國初太歲風雲雷雨及獄瀆山川城隍諸神止各祭於城南未

社稷祭

神為一壇以城隍諸地祇為一壇三年二月甲子命

社稷也
自兩中尚左城隍右
曰仲春上巳禮則定於南部是謂神祇之壇而尊
於諸神祇也

厲鬼樊也春秋傳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祭法王者有
秦厲諸侯有公厲大夫有族厲今府州賜職大夫庶
或云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故曰族厲自三代後
棄不用六不詳洪武三年十二月戊辰帝京師王國府州
縣於城北郊各立厲壇頒厲祭文及於城隍文與壇
式於天下每歲三祭去清明秋孟陞冬孟朔主祭內京中
外守令先期牒城隍神祀日以為主祭餘官儀則祭諸
氏之無告者其哀死亡即無告者至矣

惟牙今日但有
車錢演劇酬
神之市而後
及無祀之祭俱不
前矣

又令鄉間百戶內之一壇祀土穀神歲一戶為首春社二社
率錢備少牢祭畢行會飲神會中一人讀柝強扶弱之
誓又立一壇祭土祀之神歲三祭之用牲酒會飲讀
誓如祭社自古祭社之土氏孰有明信之今日哉
國祠祀曲城隍視前代獨陰專祀以廟宇陪祀于山川主
祀於厲祭設神與設官等洪武三年六月戊寅詔天下府
州縣五廟民信備祀各敬祀為其能為禍福

旗壽縣廟古類禡之遺也祭始造兵法者亦必指為蚩尤也春
黃帝軍法下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暨牙必祭
月書也旗可大白隄經大將軍中營建壽物天子六軍
社左難也
秦漢至宋元皆祭法

亦有列重也。祭祠取坤方其人軍旅其品同社稷其
時用霜降而以皂豕為稱首北方南殺之也

古降神有尸祝巫覡今僧道類也設官司之日月兩賜
有失則赦有愆則禱其祀厲則施其教事今僧道有
綱道而道忘紀矣然神道幽而天象昭及晷漏有時日月有
度可占占候者故設其學又以天象遠而人道近方某診療
古聖人之經也其學可設也今皆廢之而為其職則初設官
生以充其級降條記以專其權何為哉何為哉
馬神廟洪武二年四月癸丑命祀馬祖之神梁壇於後湖
命太僕寺祭而所刑物有分司者則得祭古四時祭今

惟春秋古神曰馬祖曰先牧曰馬社曰馬師而司馬其總
也今制稱司馬之祖先牧神廟祭曰馬神而已

東嶽廟神 泰安堂得而旅自歷代封禪漢封民之福
嘉尤甚止之不能誅之不勝况在今世不社而邊尤資者
錢故四方皆若狂有司淫之矣

惜祭雖為民而能神而亡因神果人也其甚也歷代相承不廢
秋朝何獨闕此哉是神與社稷相終始春秋有社皆有
祭土教而後此則疑乎漢矣然有大社大稷耕藉後祭先
曲農則俗有增法所不禁

社冠

社冠 內城林尚書宅前居宅在大風雷雨電

曠天

曠天 曠有傳木虛山人海內

某久博溫日務相交以呂雷震其六帝也

山海圖志敕書內有云若有諸色遊食人等詐稱內外衙門名目在彼生事害人或假為公差緊接驛遞以至將領私置火牌狗情濫借等弊但聽爾訪究得實

應送問者竟自送問應奉奏者指實奉奏

星相禁團山六補士寬入遠定積食軍民合之嚴加禁阻將鑽求牌票假充公差夾世過國者照依初內匪民事例從重加等二東人息肩之一大端也

先身也按昭天身補史初書內有沿邊樹木宜嚴加禁約不許居民

盜伐遇有稀疎處而責令各該地方官及時補植完盡如有視為末務不舒用心栽種者指名奏未處治領班游擊較內有不許作踐田年砍伐樹株店宿店房強買貨物拐帶人口女等惡習女奪用車馬棍擄財物

抑元景不欲奪百姓之利而以在錢之富信遠之司馬溫之不欲受額國之資而以在錢之富常將備工

永平志 武林圖史表世封未嘗為國合方圖之而以忠義監封以稽公侯伯而已高戶以下不及有江南文籍之選宦世方鮮知

書率識字為之堂身其整而受毒有為選官擇所駁或不解似自辨而或伴或率可聽也因那以請類封者數人取其圖為

有司式 教為之地則爭鬪者可制而應鬪者無

伯班白

諸雜曰補運曰調運

曰文臣曰官力文臣曰守正而未嘗明刻之嘗歷
 致勞諸雖委長稱武臣而未嘗云功臣功臣稱僅鄂國則亮
 後追稱有有調衛多於調運矣推誠有無乃以別庶伯有伯
 而加推誠者有任而非推誠者亦有武臣而加守正文臣而先宣
 力者矣如欽承先業奉義致義勳忠官忠効力推忠協
 謀之類不可表舉者余於奏諸者有據則特述之
 一諸侯傳封爵考列目多端曰南國及征明征蠻征西征
 南營建海運歸附等目曰諸雜乃於戴捕倭殺等
 目建又有戰勝洪熙有恩澤景泰有崇德胡天順有身
 門或化有征番正德有捕及嘉靖有迎立恭恩倖方樹勿
 漏寫致之征南之安慶征西之永昌征蠻之張銓征胡之全

寧海運之船艙營建之崇山皆賜南國之稱惟歸附者為
 推戴補運錄所効力武臣身其勞績叙功皆自始征務功不
 但胡以重云尔若戰勝二侯勞績亦可致矣乃諸雜不數人
 自伯以下鮮稱其陳瑄之推戴劉榮之捕倭而皆以調衛征
 胡者皆然若戰歿封者豈惟建乎哉且安遠稱諸雜為
 其侯封稱而不以文臣其文臣之豎國則持以顯忠甘涼之
 西寧則持以宣忠而不以諸雜稱以保完為諸雜而其非亦
 調衛恩自後則恩澤之二張奪門之懷宣征番之伏義捕
 反之新建今皆可致者通冠以調衛不分侯伯矣蓋凡以戰
 力封者多非方內迎立之倖得可自一事舉之故惟以賜號

十四位處

南京奉成解官千戶欲私

二欲置

三逃還京揭鼓即時召

不盡言也

匪提解官千戶令廣提到無辭令景和

看而斬之仍為景和隨世元成景和初見聖意優容恐悼
妄莫或得用任而上不以此誣法可見至公無私也

伯夷傳正義曰盜跖者黃帝時人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
故世倣古跖也曰盜跖

扁鵲傳正義曰黃帝子一難帝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
鵲相類仍號之曰扁鵲

說文曰羿帝學射官蔡氏書傳羿善射有窮之羿
善射極曰羿名之

呂氏春秋水涼感曰命神農將世功注曰昔炎帝植穀
為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為神農

菰中隨筆卷中

東吳顧炎武

吳後沿潘道根錄

韓非子謂鐘鼎之銘皆番吾之跡華山之博也

蘭姓通志云出鄭穆公後通考則云下公桀之後史記白奴傳
有呼衍氏蘭氏洎下氏為虜中貴姓即郡望亦係中山恐非
鄭後亦無以穆公名為姓之理也

洪武七年八月乙卯增列侯官將晉學編都未曾收故官稱
之數止從初次

首著葡萄菑移來西域其為安榴種自南海鄧州志
唐宗時天舉即考試官也其設考官不知始於何年

亦本專

廣卷官增第一甲為三人

周益

容爾人語故事必令

知且記所言之人故當

字容今事切勿告君實

李如一水南錄記 諸司官御前承旨皆曰阿其聲引長

老子曰唯與河相去幾何則河為應辭

古法鑿井相^{指先置}盆水數十置所放鑿之地在觀盆中有

大星異象者鑿之必得甘泉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納

青朮散斤於其中以辟瘟氣

海鹽董穀碧里雜存論里 今以兩足平步一十二步准是五

步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丈五六則三丈也凡百六四步

是為三百六十字是為二百七十字是為一里 論釀 釀法亦

不同漢書鹽鐵論曰古以百步為晦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釀

一丈為一肘四肘為一尋三百尋為一里

六尺為步百為一畝百為夫三畝為一井三井為方一里井十為通十為成方十里十成方為十終為同方百為畝方千里司馬法及通典皆云商鞅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

今時俗語曰橫十五豎十六一畝田穩 足蓋以十五乘十六也

二百四十步者百步以今步準之則其一畝也今四分強耳故

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是過一^橫步直長一百步也古之一夫

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三^通計百畝三丈闊

六丈長耳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肘

知尋蓋用手^{與中指}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

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三橫紋準

上一紋也後世營造尺始準下文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為

本於仁宗中節中節然若以古準今每尺當今七寸七

分今以地 崇中指自臂腕一丈盡處謂之尺以此

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

人守節

今三守分強而已不知

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準則七

寸七分者為之

陸深孫章漫抄 元正初有蜀帥組璘之孫盡出其家皆

編遊江南四五年得書三十萬卷邇歸蜀

揚循吉蓬軒別記 臨清賦役三年一更如以隸兵為佃夫而

佃夫為隸兵之類是也民自十五至六十無歲不役出六十與富

疾不能應役者俾納米一石方得免世謂向人困於租北人困

於役其果然哉

清江教英東谷贅言 士大夫守官之廉猶處女守身之潔

皆分內事也若處女自多其潔恒自矜曰戒於庶士也犯

無桑中之約則人將賊之矣士大夫之能父重端處子之能女

亦分內事也若處子自多其女恒自矜曰戒於庶士也犯

伯姊皆莫能及則人將鄙之矣

天池馮時可兩航襟錄 春秋卿大夫之接以微言相接感稱

詩以喻志皆取風雅頌之辭蓋所以重先民明退讓崇道

德略詞采末世之詩不以明志于何可稱云乃酒會微言刻燭

多懸留連光景而古時雅會之風不可復矣江左以來又有酒

會莊士取酒以令好堂合歡之旨詩以酌分堂感物之義

楚穆香助秦聲雄高陰因之而為樂府其典大備然視二

用之氣化因已矣 大建安風骨道上而深渾不足應徐輩之

刑漁美陳思之賦淫艷之濫觴矣知

五科
魏元一歸善人臨沂人兩陳王道一真山人
吳江人 王辰公兩馬溢龍一新蔡籍洛陽人官至通政使一
安邦人官至南大理丞

震澤長語 唐六部尚書皆屬尚書令左右僕射尚書三省又
一也先定中以擬周之六卿也矣唐以僕射侍中尚書令為丞相
然皆秦漢之所輕魏晉以來反以重任唐因之故其名不正
唐制有勳有階有官有爵以定宗卑官以承職務階以
叙勞勳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勳階高者有勳
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衛凡階高官卑則稱行階以定
高則稱守官與階等則立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之
官則勳階爵隨之也後叙勞叙功之意魏晉公稱將軍

容階爵兩府官即監門將軍兩府特進並是勳官用漢
即有高卑會茲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勳官惟以叙階而
宋初承五代三者之官亦職意者寺監各官員類他官之
判三者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務給舍不領本職祿
議之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皆供職亦不任諫諍
其官人之別有官有職有差遣以登臺閣禁位為顯官否
官之遲速為榮滯以差遣要劇為貴遲不以勳階爵色
為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者也元豐間始以唐六典之官
制我朝六部之設仿周礼六典最為簡要而有禮然其名猶襲
唐宗之舊也 以三者長官為宰相謂中書令門下侍中尚
書令也今中書省已去特存中書省人為七品
去特存 雖七品而有封駁之權

性六師 六部秩二品蓋即僕

書名與古同其重異矣

衡州老葉為一 抄律士為經生時之暇讀律釋褐後一
且而親民事方且手足拮据之不暇而暇閱律身萬不得已
於忙迫之中先指戶刑二律戶律七綱九十四自刑律十一綱一百七
十一目共百六十五條目錄三條律為想玩九十日可完自此律
如近亦矣名例一律乃讀律之凡例此例既明便於看律其目
僅四十七條須更用十五目工夫可也又宏治十年奏定律例萬
曆十三年奏定律例并於律題名之內得六百零九條兩律
凌遲斬絞皇邊遠永遠附近為民以類相從易於查致他弊
賍分推須知掌律惡當以蜀括之曰監守官後宜亦
且更丑竊不子中子坐賍申至國用此蜀括上迴旋定五十二

等之罪中間加等若監守以五加常枉以五加竊不以十加坐
賍答杖以十加徒罪以百加流前律法可屏而弃也其餘若
記者能自作歌尤為明快

躬親 吏道無多清慎為要贊助清慎只有勤字勤字
他策只在躬親近日弗躬弗親之弊凡有教符事一曰兩
寫略節每兩挂牌審事失令亟行將兩造之詞揭要兩身
名為略節或抹其重而顯其輕是明提吏胥以太阿之柄
而兩兩造賄賂之門也身坐於堂上清心明目自可詳曉何
以節為此其當躬親者一也二曰紅籤標識每兩審錄
文卷積出十廿三寸計帝以百計勢難盡閱遂令吏
以帶 條從傷黏綴後自有察閱要領彼或隱
以而權 猶也專心諦視可

以此其美

一二也至於必宜自決

親則得不躬親則失一勤一惰之間一治一亂之因也昔神
 魏公剛五房條例綱目數次每用例時必躬自閱杜正庸公
 命銓曹具格式科條勅請吏毋得升堂云云方規三為明鑑
 委用事必躬親權無有落其繁雜之中未嘗委瑣使
 事之躬而親之如請節君說齊君躬校計籍俸勤假寐左
 右競偷刀削其券則勵精之過反成情亦操切之極終歸
 倒持所謂強弩之末不可以穿魯縞者也設官之法先之正
 官次及佐貳首領正謂摠攬不可不其權勞勩可以佐其用
 若使事無鉅細都歸掌握權髮數米日之不暇給矣必委
 任之中要有駕馭之法倍禮之內默具節制之法察其詐

別其工拙試以一事便見其長至如踏勘一節尤當加意事關
 重大則須親行逆者郡伯瞿公驅車數十里躬勘其地以
 決乃得其平若事概有半地里遠則命兩造列為圖圖
 亦可不下堂階而治間有口中雜信帑上莫曉萬不得已然後委
 官勘之仍嚴為督責毋使延情俟其後置報兩情盡于
 不意中候行親勘當使受委之官心驚股慄委用之法端
 在於斯

御蔭 主雖聰明直兩耳兩目耳被以象身目環視側聽以焚或
 戒一人其將而世勝之所恃者有四大在曰清曰平曰嚴曰
 密夫高為秀才便以天下為己任豈一登仕途遠志之而區區以

霍食之時家不必素封一當脂膏之地懸心
 第一大款平其民先平其

羊

其心直

平怒而不苛則平以而不

惟以實心守等 為吾民造福持此一平而諸不平之說計全而施
 矣故平為之大待小民以實為主待鄉內人以嚴為主所得嚴者
 不必責其之物要在存為上之神不至戲狎故耶昭度謂明主
 愛一啜一笑而辭又清公謂吏牙於公事外不可別與交一言故嚴
 為三大事概為平要在無漏故漏之弊宜莫如密之為道
 以密計為主立小冊或篋之或袖之遇事必書南言必書公
 移一到必書牌票一出必書更昔京事必書白制筆籤差役必
 書審鞠兩造必書每書多不十數字少則紀名紀事三五字
 足矣有此百歷在手常事不忘隨處取觀亦有提解忙中亦
 有遲慢一見立為舉行與其查挂號之浮務必問更昔孰若

覽自高之羊愛秋其意無漏此要為四大之當前群小憐伏銷
 除術孽之法當不出此

差解 錢糧交納勢必取之於民間錢糧起解又且差及大戶
 甚矣差解之難也其矣大戶之苦也領出庫銀則有傾銷之費
 解糧在道則有小脚之費投納公門則有常例之費臨時交
 兌則有活搭之費差解之小脚亦有幫貼也苟非廉潔誰
 肯信之幫貼歸於無何有之鄉而小脚出於大戶之自辦矣
 錢糧之傾銷亦繫全數也一兩之除誰敢詰之元咳傾於大戶
 之手而平兩內有二千兩之增添矣批迴之赴銷本難刻期也
 達限一日中可數數十石大戶方置還銀之顧而四利盡矣

悲

自愈取民解故獎以此若使官解則小脚
 仁愛銀 若不敢以扣除而批迴

官解上

大政也既用官解則

免自銷其銀必是法不至如里長賄累之若故用庫吏者
 傾銷之物法也大都五兩扣除一兩在官之賢者法不肯為
 即不肯者亦敢為而不敢病在庫吏竊本官不肯之意德恩以
 之或其官賢明不肯扣除則陰用賂筮揮囊之巧計當解
 銀未全之際請官免給令解戶端堂免過其數原三殊等
 標封官謂無契矣仍令財庫候免三全給然後庫吏得從
 容將殊封拆開就內除去一兩仍照原封不動及及與解戶
 車云官照例除去解戶不敢問也只得剜肉賒債官孰知之
 大有利歸於吏而惡名歸於官此又不獨解戶之恨即官亦自
 恨之矣為今計欲仁及大戶則莫如官解用官解則莫如庫吏

傾銷在官可也全名節在民可也保身家上下公私兩利之法也道
 日差解立法曰令里長自收自免自傾自解是謂易之曰民以
 官免吏傾官解此非愚敢為此語也賦役全書有曰府屬一應
 解司錢糧俱照條議差官斂解永為遵守此乃今日鐵板
 公案

鋪行古之斗斛秤尺定於天今之斗斛秤尺定於人之意何所不至
 以意定斗斛秤尺而養短輕重終然淆亂矣是故古者聖王取而
 定之於天有自然之斗斛秤尺而人不知由地中之氣而知之地氣
 自十月冬至夜半子時一陽氣動先期截令竹管徑二寸有
 寸空潤九分凡九寸為黃鐘之管以葭草灰實其管端一陽

則其黃鐘之管矣然後自六呂以下十一
 以心成

一 盧能

以為合十合十者為

此才斛之所定也。以黃鐘平衡則九寸管中
之合兩受平二十五黍其重十二銖兩合則二銖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
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衡秤之所由定也。以黃鐘審度則九十分黃鐘
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此丈尺之所由定
也。牙斛秤尺皆定於黃鐘。方市根奉尚書記盧能因律度量
衡重黃鐘也。重黃鐘所以尊天也。匠者在市在鄉斗斛每石多
或重百數十斤或九十五斤或半斤秤多或二十四兩或二十五
兩或十四兩尺長或尺有寸短或八寸其輕重長短各處不齊此非
太平之象也。謂之太平則必萬法皆平今之斗斛秤尺如此法已亂
矣。茲欲候氣於冬至而取法于黃鐘則減幾。但著為令使秤

定為十六兩石數雖依古四鈞之法定為百斤丈尺雖依古十寸之
式定以十寸為尺今在市在鄉較若畫一庶乃得其平乎猶有說者
總一市價也而有官價有時價已非所以為名矣。至於給價之時吏
或匿其銖兩而差役赴市其弊尤多。大都弊在取贏於鋪行而
以濫惡者准用。公釐駁包銀稱而出用二十四兩秤稱而用外則
使負擔之夫空擔而歸內則肉食之尊投箸而起此其事最細
而最當究心者也。

保甲 發行保甲須重保長之不必另擇也。昨歲現年里長即
為今年總甲令總甲擇立小甲予人報名在官因以小甲予人
少為五班一班一人查則稽察夜則巡邏有劉某疏盜亦
事至微小者動報官處於紛謀或許
有之
無弊大則報官以

遊人為

取夫外未盜夥由甲

德申與警遊人約曰地方有盜罪在於
汝招盜而來則與擒汝送官汝拒盜而去或通報申使
密擒之則必惟汝之功若是則警遊人不敢容其私而申得以
知其力申得以知其力則德申不至虛其任德申不至虛其
任則官府得以觀其成得斯策也保甲之法行矣行之可以久
矣

戊字庫掌收鴉衫胡椒蓋粘衫易柱與胡椒同水則不柱
聖祖格物至矣

正統三年十一月丙戌民有收義女為妾者法司徇姦大理寺
評事王亮奏請行勘原賣與媒合人果係義女罪之如

律若通房使女收為妾而立約明白而兩相願者不治罪不離
異居之違著為令

凡僉充吏役例於農氏身家每過年三十以下供書者選
用但曾經各衙門主官文書不攢造文冊及充隸兵與市
民並不許濫充

到任須知各房吏典不許挪移管事違者處斬

徵收奏內云景泰七年定浙江紹興等八府重則官糧
各存留本府場上納如仍不敷於戶州江田糧及中則官田
重則民田內撥補重則重糧也

徵收項一之二 正慶五年議准杭州府仁錢二縣官民田

限分為五則之二 府三則處州府一則湖

至於大造... 從舊存實以備稽
戶部浙江等司多帶管在京各衛分福建司帶管北道
各府衛山東司帶管鹽課衙門陝西司帶管在京各衙門
俸糧四川司帶管南直各府衛廣西司帶管京城各倉場
雲南司帶管臨清等倉貴州司帶管各門稅課及鈔關
會典官員禮卷內云後使奴婢公侯之家不過二十人一品不過
十二人二品不過十人三品不過八人

公侯駙馬伯祿米洪武初皆給官田今量其原定官糧和
租之數依主佃分數收租二十五年令公侯伯皆給祿米福地
定數舊賜田還官與駙馬儀賓祿米俱全支本色永業

二年令公侯駙馬伯祿米照文武官例米鈔兼支

王憲文作宋太史傳言公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
邊月下掩頭之字可讀劉成公送公子仲斯序云先生晨
起帶星入國史館執筆寫細字如青掩頭日數千且僕
走承旨命首者情伴待文四五丈不下二三人鄰楷作公行狀
云先生在燃燈於几卧錦帷中閱掩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
字皆可辨點畫

韓文公于柳子厚墓誌銘深致平日相與及惜之之意而順宗
實錄則直書任文之堂

又馬之獻乃赦西伯曰稽西伯者常虞虎也
鳴之令... 中左右司馬有無備言之

中名字說君姓忽氏蓋父字也世為唐臨海
軍都護府人何大復集送忽生還國中楊斛山集有贈忽
百行忽天章二詩

深陽縣志序鄭紀周禮大司徒掌天下之地之圖以周知廣輻
之數大司空以土會之法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者
禮俗皆以地之嫩惡為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政令是總地之
圖其未尚矣故漢高祖入國破秦諸將皆趨爭金帛財物之
府分蕭何先入丞相府收其圖書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之
流塞戶口多少強弱之數勢而還令三秦宋程伯淳為普
城令度鄉村遠近為保伍使其志難相救而女媧偽言所容

也家三子年向無盜賊爭鬪之事秩滿代者且至更在叩
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賊有之必某村某人也
果然蕭何圖書大司徒之廣輻也伯淳教法大司徒之
土會也

陸康稷吳縣志序區字之有志也自寧威防也其析之
而一方也自謙之南徐沈懷父之南越防也其又析之而郡
縣靡不志也自明興防也牛若麟序竊效劉子玄述

書有十品而別書地理書居其二後世郡邑之志兼而有

之其氣志字以日汨物產風化往之核擬折中斟酌三秦

至於英靈所鍾之徇所尚會稽蓋都而

書體也

地理書詳於事

劉子云

亦有十曰偏記曰小錄

曰郡書曰家史曰別傳曰雜記曰地理書
曰郡邑簿然其可採者殊鮮而今之為郡邑者志者於其
體或得其半至於郡會之邑有王國及諸臺藩臬吏
治所則十被五而不具非有良史才孰能任之

徐惟贈內妻劉氏答外則稱夫為外矣

事文類聚岳丈乃集文之誤晉臬廣衛玠妻文也故人
稱為集文

語林近代選曾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
前後相銜故曰官銜

蔡倫傳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

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
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
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宋紹聖初三省立格中制材及進士甲第禮部奏名在上三人
府監廣文館第一人注太學上舍得第皆不待試餘及試兩
經大義各道合格則授教官元符中增試三經

北京十制海和作者三職師之陝人也幼事編歎大師終身
一衲六未嘗寢多立少坐危坐即其休卧時至十制海二十
年終未飯布位一顆米日出乞食得五鐘板側紳衿散闊

師到教村僮不中回避一官眷作禮問師

念佛六

可得出見僧人那畔

人臣以功名為富貴實常事而作為非常
社稷之臣以不妄處之

鄒南屏先生曰世人相見祇窮便多貪敬影愧這窮字虧
送多少家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段窮人如何便耐得別
人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嘉魚李康惠自稱其生平歷官勛業雖至大司馬未有
如初六年作令之品得者與曾公自道同

東阮志 漢世重守令之責嘉循良隆久任居官者至長
子孫而後世或以官為姓氏其有功者不過增秩賜金初是
公卿任缺即不次起補自黃霸以潁川守入為三公卓茂以

密令封侯而勸者愈眾故漢之良吏史不絕書而視後世
最盛乃若縣令之職則多以即官出補非十年二十年出者固
忠無過者不與其選後則公卿掾吏丞簿之賢者始獲陳
推唐制京官清要者再考拜令宋職官雖房吏部若守
令出內除亦可謂知重其任矣我 國家稽古建官京朝
職制多仿周典而郡縣之官仍循守令成法自兩京畿輔內
地外遠十二藩司表出範圍各疆畫土建設府州縣大牙
盤錯大小相維大約府治百餘州治以千數燦然星羅于
海內矣建官自守令以下百職咸備除直隸兩京外一統於

司巡撫御史鄉監其考第功解久任循
獎起
其民之始不安其吏上

正客而

正掌其縣之政全而省四州之周襄齊
晉曰大夫魯衛曰宰楚曰公曰尹此縣建官之始考
公縣置道令丞

常熟文獻志曰然湖廣江夏人為知縣任陽西北區區
賦尤重甚父兄子弟累世積習以此為家官司莫可
誰何公乃創立公祖法俟秋成後收制俾里正循行分
收期充賦額而止自是豪猾者無所容其奸

故事廣文之選多出歲貢一途其由鄉舉得者或以已
擢或口乞恩其銜稱署司教其值秋兩則聘主者試
萬曆己酉後主者試者多用京朝官而廣文稍識有

然司教之三年仍得在南省試取第又第則序遷郡邑
長或佐六館師迄今無改

國初舉人多除典史未入流例得會試如曾及羅以
典史狀元及第是也常熟黃缺亦宜章易典史登
第

鈇作鐵

嘉靖丁酉江汝璧歐陽衢為應天考官進呈試錄批
語失填名而策對中語多穢祀考官以下俱違例中式舉
人俱不許會試萬曆癸卯蘇州知府周一梧考常熟
童生朴一生員逆群鼓噪而入我縣知府事聞有

舉而戴元感以府學中式
柳為物
西向為物此州物也

長有四天、
也時縣去而郡小至
分置郡邑易郡秦分二千六郡以監天下之功而縣統於
郡矣是制一之迄今行之

縣接江淮東西相距僅百二十里南北七十三里而城若何
其多郡按唐廣明中盜賊群起詔諸道州賜于野之防
許立城堡集民兵自衛城多或保以此

郡縣分而鄉校廢宰百里而興學者載於歷代之書不
過數十人宋均在辰陽禁絕淫祠脩立學舍仇覽在蒲
東身子弟群居道就橫舍劉果在秋城朝夕勸誡大
作誦舍范甯在餘杭興學養士捐俸助信馮伉在醴

果作梁

泉論發蒙師訓迪學子令遇在修州首崇學校教勸
生徒義安在吉安清源經官行釋奠禮景毅在嘉
陵脩立學祀遊化民

市有候館周禮也漢十里有一亭唐十里有一驛皆所以
為往來次舍廬宿也漢魏為郵令增脩郵舍魏希顏
為洋鄉令完葺驛傳史類稱之

郵作郵

遠於城而民聚者古者聚名鎮自唐始今兼名市

琴川志縣掌游徼兵古制也昔志縣令統賦曹掾兵
曹都亭皆主縣兵宋制縣有成兵則兼都監次兼監

職而營寨則因各有其地焉

曰大夫

曰甲秦曰令漢大

首泊陸

如身名曰賜令其

尉名為長史置諸曹掾晉置主簿
錄事記室功曹之官而無丞尉梁隋以丞後置丞尉
設曹佐唐有丞尉錄事主簿司功司倉等官皆分
掌一物之法

宋初各置令賜大如有兵馬者以京朝官或三班知
縣事咸平中召令兼兵者世祖為都監後為監押慶
曆以後始用文臣以知縣兼兵事宋宣和二年行三舍法
許縣令佐簿尉並帶主管學事宣和三年罷給興
三年後帶簿與三年不入衙 賜令年賦課上郡國漢
制也晉縣屬有金倉掾隋賜屬有金都曹皆主物

賦至唐以催科為上最而物賦始重迄今方略如之

自紹興李侍郎椿年行經界民無隱田之志詭戶而官

民兩利也既閱百年所亂如州賜之有志力者類欲

釐而正之未幾盡如所也端平間令王煥慨然以身

任其事甫及暮年料量該完于是取藉詳而賦役

平矣然去今未久也而詭括窳易類多有之大抵為規避

科役計違禁破約一切不暇恤者之甚戒犯防茲在焉

然而賦役之弊端良如報也故今叙版賦之源委一以端

平為據也哉詎敢聚而反本者尚於此有考焉

料琴川志作弓

長壯丁而法始之自

私保田

自紹聖而後以者戶

色獨甚端平既正經界乃汲之於事謂按籍造差終不無
契于是因教都義役之舊一臣託道詔書從事排年任役
率田供費條畫列之規約宸旨丁寧一具載之所以計度
久遠者六意矣而末二十年更革幾無後遺而受害者大
抵如故

此正賦也近年於正賦外以首為率後科納和糴膏蓋是
和糴自嘉寧置有物倉如其初一惟坐倉括來而歲莫不
以辦足告其後復有科抑之令極於紹言之極于嘉熙
而人戶緣此凋弊者十歲六七矣淳祐辰首特免科抑于是

吳民始沒有生意未幾乃踵行之至於今則戶有官教價為
空彫措畫頗之甚善然執為成例按為常行歲一如其間
病弊固未可以歷數也

城隍廟 古者諸侯既立社稷又為田五祀曰司命中雷國
門國行五厲是也鄭氏謂國內為城門今之城隍也然今州場
所祀如吳之春申及永嘉之周苛天台之屋坦興國之姚姬
亦不一概焉

教清江英之本胡易學卷虛齋之世家列易之傳也劉
果齋之圖釋易之約也果之參考易傳本義之斷案

有功於易學

孫張

小志文翁名當字

二自和... 趙昱守嘉州斬蛟有功立廟灌江祀
之宋封清源妙道真君元史文宗紀立順元年正月加封
秦蜀郡太守李冰為平德廣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
為英烈昭惠靈顯仁祐王二說不同

遊志齋集 大司農張晉為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
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贖其子以為盜也闖其入撲殺之及
燭視之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知其為父欲釋勿
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晉奮筆自殺賊可怒不孝難容
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矣舜卒殺之並都布中
孔子接淅而行此人未必全喫麥也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

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湯請澣足垢燂湯請洗未必全不
洗脚也詩載寢之牀或息偃在牀未必全在炕也孫謙逢
一圃貫高壁中人則未必全放野也十月始塞向謹戶未必全
塞北窗也

踰年猶不改元者代宗即位之元年尚稱寶應二年至
七月壬子始改元廣德

降戶即反謗如抗社若居容反擊岳勇反當以吳者為
正

戒庵漫筆 王洽川廷相曰周濂溪之子曰環溪元翁者

自二王... 佛徒釋蓋壞其家學歐文忠公之子斐與
東坡... 果師成言乃翁之

類如此

王徽傳其先世仕於梁魏之為秦滅始皇徙函東高傑實
關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仲尼弟
子傳曰傳易王因之傳揚何

程頤受學於周敦頤不避師名董仲舒弟子呂步舒王
茂弘曾能名知

宋史劉豫分置河南汴京洹沙官兩京家墓發相殆盡此
發卯中郎將之遺毒也

韋執道謂杜黃裳曰士人甫得一官在何階之議禁中事
此謂其婦翁為文人也

元徽之詩旌亭紅粉泥佛廟青智瓦以旌亭而紅粉泥此皆

所忌也 宋以前凡官舍皆施朱今則學宮之外無施朱者

碣石禁談凡碑記題名於廟宇中嘉請年間猶尚古風

文雅不足觀而實則有足重如生員或儒士某授成吏

或民書而不假官銜及代筆者皆猶存也今則以官為重

百真一二矣 鎮內乃有虛名之祀虛文之碑可為歎息

忠義廟碑嘉請丙申僧撰屠應跋各路有之文因

今太平碑尚存世按金燦與同郡且座立命如路以幣

請父而且謝蓋平金以此名身文不言某何以死通言

為某師立以此名身文不言某何以死通言

以是官

續兩守之廟祀

恩義也題名碑記今各疏有之文雖不同意多甚異

本草綱目序例 陶隱居名醫別錄合藥分劑法則 古秤
惟有銖兩而無分名今則以十黍為一銖六銖為一分四分成一兩十
六兩為一斤雖有子教柝黍之制然成均之道久依此用之

李杲曰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兩古云三兩即今一兩

云二兩即今之六錢半 時珍曰舊和吐絲謂之忽十忽曰絲

十絲曰毫尾四毫曰釐十釐曰分四象曰字二分半也十象

曰銖四分也四字曰錢十分也六銖曰一分去聲二錢半也四

分曰兩二兩銖也八兩曰鎰二鎰曰斤二十四兩曰鎰一斤半也准

古方書每云一字
不知曰釐曰象
四釐象曰字乃
六以兩九錢為
葉取一字此堂

史生義者

官秤十二兩二字斤曰鈞四鈞曰石一石二十斤也 葉以升合分者

謂葉有虛實輕重不得用斤一兩則以升平之十撮為一勺

十勺為一合十合為一升上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 時

珍曰古之一升即今之二合半也 量之所起為圭四圭為撮十撮

為勺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五斗曰斛二斛曰石

太清中百濟入貢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候景怒囚執

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晉書佛圖澄傳燒安息香咒願教百安息香字如見

陳敏傳以敏為合肥度支度支字如見

占貞 實益謙傳如見

中裴澤正色抗論曰

義謚為下

君子尚品... 信淳厚... 常所為靡不欺... 有人為父子各繫情... 恬不為怪... 該里背均徭... 投獻在城勢要官家... 能收其租稅... 害見其得計人各仿效... 此其二也又有狂妄...

神判決禍福... 祭賽求安多致破家... 農業者以賭博為生... 致令辱先喪家... 財或因耽酒而失業... 其五也抑有富家... 雜劇平居則自存... 遇有婚喪之家... 多為僭于法有違... 共武之平二月...

禮部侍郎... 貞字犯以請辭就朝請

不三注

琴聲少是未可彈五十四弦大弦也樂家以自下送鼓曰琵琶
自上順鼓曰琵琶

戴罪立功先朝帝有此例宏光時以王永吉戴重罪總督
程無此例

國家歷數之事不知何末相傳一順字至今不得其解或以為
成祖改北平為順天府英宗改元天收並是當之美而愚夫因此
輒生妄節宣王宸濠改元順德段銀改元大順平定者宗
明改元順義李自成國號大順今謂代漢者當塗高
豈其應耶

范蠡附越世家王陵附陳丞相世家公平附蕭相國世家翟
公附汲黯鄭莊傳周昌趙堯附張丞相世家鄭公附景錡
傳蓋逆附林安國傳連類相及者鄧陽傳附公孫瓚事
五襍俎今天下祠宇香火之盛佛莫過於觀音大士仙莫過於
於呂祖純陽神莫過於國公雲長大士之相不一而世所崇
奉者白衣為多者有白衣觀音經曰專主祈嗣生產之事此
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於何時也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東
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身狀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
祀其未久矣呂公靈異種一而世之祀仙者往往托之此而游鬼兩
界也非也借以幻公自唐以前未之有而唐以前崇奉朱虛
壽若今之月一

宗以監此一事因以遂

璋作年

廢矣
不可解者張道陵
如賊國公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駐天
師歸令使其僞印則當顯僂之使其真印吾未見道陵之
賢於國公也

鶴林玉露載劉潛夫詩曰但佩高士騰空去不見童男
入海回無葉能令安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同官志秦始皇時有孟姜者楚地澧人范即妻也歸三日范
即赴長城之役姜女恒登臺望歸今澧州有范大石其遺
迹也望久不歸則築為寒衣躬往送至城所而范即已死
埋於城下女乃繞城而哭城為之崩而雲霧霧之中范即見
其像高女即其處而求骸多不可辨乃嚙指出血滴骸知

其為夫負之以歸女至宜君山同官界登山渴甚痛哭地湧
出泉今其地名哭泉其遺迹也時追騎將及忽山峰轉移途
路若前無徑然追者乃撥馬而返女子自南至同官筋力已
竭不知返乃負骸置之西巖石今祀之中坐於其旁瞑目
而逝同官人重其節義乃即其遺骸塑像而祀之然
莫詳何出

姑射賦代異時移是世字態彪顧盼是虎字白虎遁世
子作代子蓋唐人所改通典有諸唐代子

五代史前蜀世家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監驢販私鹽為事
里人謂之賊王

而不通古今不足稱矣史言呂文仲以翰林

傳

相侍書學葛端

容閱

著以筆法端以字

諸臣亦一富目即

內卯老婚娶論財奚虜之道舊時納聘以麥米豬羊花
酒布帛相競富者或三車五車貧者一車或數布甚至一
酒一肉皆不失荆布之意萬歷初初易以錢鄉紳謂為買
賣親家後又易以銀相沿久不後言粟矣浸假而貧家
嫁女不問禮但求綾錦珠玉傾產代奩不旋踵而傷然適
後知婚姻為何事此其信更在奚虜下矣無怪乎無爰屠採
而餓孺枕藉庚辛之間婦女不如狗彘矣

古者祭以饗養孝子之事也親友助祭之者獻爵捧帛
奔走職事隨班同哭而已即或情不容已別為雞黍之獻可

也近乃羊豕黍粿列桌數十^{過於}至與言天子享元侯死者敢視

几受之耶至於服有陰殺古人各自製今乃孝子代親姆而
索服親姆代孝子以奠孝子皆與古反甚至有索祭索服

乞折銀折銀錢恬不知怪也於此死者膏血干涉良可
太息古者家祭五祀戶室龜中雷門行今乃三教出明諸

神備古者鄉祭社稷今乃四方水陸諸神備福甚僭甚
無知妄作此其僭極矣

鳳陽志以三年一沛文宴武場之費且每至此歲民攢眉相
向謂之三年一剝皮

夏津志朱裡作薛虞善政記曰唐續兩漢書至補吏傳未

也方馬遷之作史記非不知補吏為可書而勸

不勝書故能河內之

子皆指

猶不

其有兩道也至班固

武帝時多酷吏而為尉宗之替天循吏豈非以明帝以後多酷吏與然而西漢循吏僅五六人未聞生而有立石頌其德者為尉宗之傳循吏凡十有三稱民為樹碑者惟之焉尔今廣何似得之於此時哉

今人有^書騷子之稱左傳魯人之是使載為跡唯其儒書以為二國優在子亡年六上

漢人字景倩者三人東方朔雋不羸于令國

左傳楚公子圍聘於郟伍舉知其有備也請乘慶雲而入國語齊桓公之伯諸侯之使乘慶雲而入相載而歸解索囊也似是索字 東海捷為乘有武陽秦有

南武陽東郡有東武陽 九江東海善有曲陽帶山有南

陽鉅鹿有下曲陽 河東有平陽秦山有東平陽山陽有

南陽 涿郡有安平 遼東^有安平遼西有西安平 宜甯

有武城清河有武城 五原有安陽代郡有東安陽 江夏

有鄂南陽有西鄂 代郡有平舒渤海有平舒 尚東有

東平國東平陸濟南有東平陵 帝山郡而行唐河東郡

北平東海郡有兩平曲可疑

洪武二年神官奏考城隍之祀莫詳其始先儒謂既有社

矣不若後有城隍故唐李陽水經雲城隍祀謂祀典無城隍

惟吳越有之然或都城隍祠大和中李德裕所建魏說有城

黃州城隍久則不獨吳越為然北齊慕容

神祠記

又善州城隍建於

千金方中服靈泉法去三尸堅遠髮除百病玉尔者舌下兩
 脈津液是也每旦起坐冥目純慮叩齒之七編經久自然氣
 水歷下坎滴之聲如此則百脉和暢故黃庭經云玉池清
 水灌靈根者漱咽靈液其不干

说文元氣蒸於子人兩生也男左行三十女行二十俱立於
 己為夫婦妻姓子巳之為子十月而生男起也至寅女起巳至
 申故男早始寅女早始申

人之平日自先覺非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其人病
 日自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兩敵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
 吾中亦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亦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

豐縣志至正末趙澤水方割群盜縱橫時元改不綱朝廷帝
 將出師率與盜和百姓嗷嗷惟鎮城隍于烈日中以望救者道遠
 詩云盜積民財歸帥府官疑神罪鎖城隍

代至我明而無州縣不設學無州縣不立書院然且立學舍多
 而真儒舍少

陸贄諱晉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 李暹以水旱請文宗
 不受尊號 南唐元宗不受尊號 皇有鑄德在群於憲

宗曰群于陛下惜孝德二字
 門戶二字出韓非子亡族禍篇不以眾言參駭用一人為門戶者

可也

鬼身人 後庭亦有位號高宗即位恭宗宮人有子者並號

侍由里也

二月五支

夫大凡之不仰而也

都圖按圖字出處本於司馬法曰圖以外
將軍制之圖以內寡人制之是必連用圖外二字方於將
軍為貼軍用圖字殊不成後

稱知府為使君在唐宋時則可蓋皆京相官士知府事今之知府
自是外官豈不可稱使君漢書王新傳稱綰不柳事史暴勝
之為使君師古曰為使者故謂之使君

史記卷八傳當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履皆以剛行孝謹
官皆至二千石於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
乃集其門雖奮為萬石君後漢書馮勤傳曾祖父揚宣
帝時為宏農太守有八子皆為二千石趙魏間榮之號曰萬
石君焉此則一萬二千石矣檀史傳秦彭公世祖黎為叔

以太守與群臣同時為二千石者五人故三輔雜曰萬石秦氏

湯若望新法歷引三餘舊加紫炁名曰四餘之謂之四隱曜

然詳求天行實多紫炁且絕無漏於推步之術故西法系而

不餘第取三餘一羅睺一計都一月南羅睺即白道之交叉

計都即中交也月道自南邇北以交於黃道之一點此點有本

行每日左旋三十分有奇而羅睺正對之點昂為計都蓋兩規

斜絡其兩交之二點必正相對也月道星月所於圖極高

極遠之點謂月離以此是其行極遠其神見極小蓋字云

者指其交轉兩行相悖之義故其平行右旋每日七分有奇

星三點曰土火木諸星本圖亦有之各義皆同第其各行

所不詳甚且不佳
錄新法用筭五星

命不知周天諸道諸點皆人所收以優按算其行度身並
非實物何預吉凶已紫芝一曜或謂生於閏餘或謂土木
相會或謂古人以身紀直年宿故二十八年而一周天都考
義理可考故月離歷指詳論其必無是曜也

北海云古器夏花紋麤商俱素周花紋細而近巧

古器用三金非銅也銅乃一金身 水銀古第一者次之銀次
之紅斯下矣

宋時諸郡有慈幼局貧家子不能育者許抱至局書其生
年月日時局有乳媪鞠養之他人家或無子女者取於局歲

稷子女甫取於局多入慈幼局板道無拋棄子女

石林燕語太常留意字書淳化中書內府及士大夫家所藏

漢晉以下古帖集由十卷刻石於閩南世傳為閩帖是也石後

禁中被火焚餘人潘師旦取閩本在摹藏於家為鐫本

廣歷南劉丞相况知潭州令僧希白摹刻於石解為

潭本元祐南徐王府又取閩本刻於木板今所傳閩帖大

抵皆木板也

武后聖歷元年敕選人簡日歷不獲若在曾官甲前

後相銜可明者必聽為叙今稱官銜是也

書之免 自未有紙削竹木以書姓名謂之刺後以紙書謂之名

務如口口 侯起居之狀謂之門狀

傳文
不問及帝也 永平中
時未多用帝故信札以書

外戚傳篋中有累葉二枚赫蹏書也助曰赫蹏落小
帝也

孔融與張紘書李廣之氣猶髮益怒猶髮事李某
非李廣也

唐王起敬歷有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
僕妾所有老死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
李鱸曰童身好學功一而得十是而習之豈故也
今於學如鳥獸之於草木也擇採其花羊食其葉麻

取其枚鳥啄其子豕噬其根

主人好有事僮僕喜多事僕役太多更多事使臣之
家尤易生事惟多事則僕役之勢官假令一勢官十人
十勢官百人則一處百勢官矣況兄弟子姪皆以勢官行
事僕役亦然氣傲董人親友有受其傲慢者甚至於魚
肉鄉里主人不知利得於僕而怨斂於已何為乎故僕之不
必太多也 不惟害人且亦食於我者夥矣若有不食不食
而為我僕役者此益不可何也彼藉我以行其私也果我
之役彼者奔走之微勞終之役我者此身之名節孰甚
三二下又一事而反為人役乎 占原一甥

蘇中隨筆卷下

東吳顧炎武

邑後學潘道根

古銅皆不受銹蓋金乃土之子火乃土之母火之能制金以
其中舍水也入土久則水為土尅蓋金祇留母胎渣滓之物
純乎土矣火豈燥之而流乎李日華六研齋三筆

宋倪思徑鋤淫雜化膏入一佛寺見僧持戒者每飯必
淡喫之曰不知五教之正味一以思不食之從未以思
農夫之愁苦且淡喫之曰白飯已過半矣後所食者雖
無美蔬亦不為虛負之道也

古所不及者三事落花建茶婦人脚

名味也

矣計石而日看者作

出入以... 以十日行者... 月行

身之... 險矣

未多... 則默乃言之道也

欄

會稽志 所謂旌表門閭者唐以來有聽事步欄前
列屏樹烏頭正門兩側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
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植槐柳
十有五步五代多故不能如故事晉天福中乃教度地之
宜高其外門之施綽楔左右梁臺高一丈二尺廣狹
方正稱有坊以白而赤其四角

孫作相說相維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
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日愛二曰常二者人之所不

見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愛則能鬼神有所不能知
當知其勉強送計以道其情則雖至成之相壺鄧子
不能得其跡至於天機之動忽有而不可掩是雖非行
儉之讓王楊盧駱意出此也其能此者動靜語默
之機莫能禦者唐李應安之機於其不可逃以觀其
愛憎取與之常於其不可禦以察其必發難忍之愛
一愛一常反覆相明而貧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

蔡夢弼曰按張華博物志止載近世有人居海上每早
八月見樵來不失期逆貴糧乘之而到天河宗懔作
詩云... 乃傳會石張... 前... 多... 其... 謬

卷之... 用然也

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也唐制十八道柳子厚
記石棋局自然成文十有八道可矣是也今棋局若干
九行三百字一路堂儀義減色又五呈琴巧者仿
古增減即枯棋三百見博奕編則漢世十七道可
證

色作斐

馮道作長樂老叙為千古笑端契丹進士宋棋事
漢國及宋相兩朝亦作天幸老民叙實貞因歎唐
莊宗相歷分仕至宋張昭事唐歷仕至宋封公王
易簡舉異進士周太子少保宋初加少保五代世

何馮道之眾也現昭易簡壽皆年九十九奇

大明律定於洪武三十年條例定於宏治十三年重定
併於嘉靖二十一年續增于嘉靖三十四年剛併增
改於萬曆十三年民之情偽既盡法之防範亦密
而行之可謂教矣惜後人恣意上下使民手足莫
措豈定律意哉 讀親屬相為容隱之律而知
定律者之仁也不第容隱勿坐即漏洩其事及通
報消息致罪人逃避亦勿坐不第親疎服屬勿
坐即奴僕雇工人亦勿坐被囚者以索父刑第以索

初年長者特矣

相親也此馬周諫書婚語可見古人因
時制宜各具深義洛天在時遠者不祥莫大

西門豹投符巫而河伯西安婦之俗草唐后二山歲取公
姬致妨婦娶余均下令自今為山娶者皆要巫家勿接
良民皆以不禁為替者也出陳子元之止殉葬先此矣
子元兄死于衛事與家大夫謀以殉室而告子元曰夫子
寤莫養於下請以殉子元曰殉葬非礼也雖然彼疾
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歎已不得已則吾歎
以二子者為之遂弗果用二事聰明偶符乎抑亦此也
李密為祖世陳情辭官後以不遷怒望劉殷孝子也

以二女幸劉聰而太保李迥秀為世出悍婦晚為張河
臧私夫房元齡妻以夫病剔目後以妒聞太宗帝以
毒不懼

老眼至西戎教夷言夏高入裸國解下裳墨子見荆王及
錦吹笙

刑法補倫常而立所以救仁神之窮淫刑以逞非聖人意也
故律書前失列五服者凡犯盜服重則罪輕念輕犯盜
服重則罪愈重

君公皆尊稱後人以為非尊行女啓遠易而稱尊隨極矣
自開明志蓋長史墓曰淵明之親君之第四女則長史其

年其名絕不律避今世無稱尊行即備
非三
以日卑

性也。人若此言極是。陶元亮飲
後賦歸去來何等性。氣歸去來。詞自反。云。餘懷雖切。達
已交。適帶往人。事皆口腹。自反。於此。慨然。慷慨。淫醜。平生
之志。猶望一稔。清釵。蒙宥。逃。尋程氏。妹。表於。武林。情在
駭。奔。自免。去職。則去職。非因督。御。玉。明。自。任。日。在。官
石。及。一。稔。者。以。妹。表。故。不。知。之。傳。者。何。故。投。云。然。使。千。載
後。皆。督。督。御。而。嘆。即。遣。
樊仲讜。設。至。日。中。不。得。而。食。餘。自。起。潘。潘。信。其。無。才
危。視。論。危。人。造。食。指。揮。為。戒。整。事。四。臺。吏。簿。其。繁
碎。

司馬子長言。砥行立名。非附者。雲之士。不似。施於後世。
惟許子將。郭林宗。白圭。南士。安。沈。隱。侯。裴。三。雷。之。非。也。
代。登。科。冠。進。賢。者。謂。也。我。朝。洪。武。辛。亥。至。崇。正。癸。未。
共。千。科。登。甲。榜。者。一。萬。一。千。餘。輩。立。德。立。功。立。言。名。
留。百。代。如。解。大。紳。者。不。過。百。餘。人。其。他。劣。者。昭。著。蒸。棟。
庸。者。委。身。糞。壤。自。不。能。保。官。能。重。人。裁。故。得。拜。曰。
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乎。六。曰。爵。之。貴。者。未。可。謂。青。
雲。若。夫。庸。者。為。於。制。義。乞。靈。進。賢。又。當。別。論。

衛者。女服。後。平。陽。公。主。家。治。貴。顯。震。天。下。公。主。仇。離。
已。有。之。揚。宗。果。躬。負。主。承。而。丁。晉。子。起。甲。第。
歲。上。日。運。力。此。弟。賜。之。方。二。人。

此名爲所有嗟乎方

弱冠習舉子業時讀陳眉公管叔以殷畔文籍暖

之文云追微子於亡虜後以勤王何患乎因姓諸國出

箕子於囚奴授之節鉞何畏乎尚父諸人夷齊德者及

不必采西山之薇頑民景佐自勵搖京雜之密慷慨

而談經濟滿帝不知武庚時在成王時夷齊死箕子

釋微子得久矣何多鬼兵掠亂乎合口打賊者

其經濟大抵如此

謝靈運每待至都貴賤競官左太冲劉孝綽邢子

才篇賦一出便令帝貴王元長徐孝穆蘇味道胡

所吟視夕傳遠方雞林賤白學士什值至百金買赫人

獲梅都官詩舖之法錦文章至此靈貴極矣

何楊子雲齊莫元亭陶元亮徘徊菊下杜少陵躑躅

院花王昌齡零落前漳後雖並珍瓶林若耀千古其

始不甚阮甯哉嗟乎文章幸無憑第隨仰者之命為

頭悔君苗筆研不焚何為

明代科舉法防元者十九定者十一一二三元史如卷之者

浙解額景泰七年始定為九十一人至萬曆四十三年增七人

後或恩詔量增不等未有若永樂十八年解額二百五

首十九人者若宣正南解額止四五人則

科浙西七八十輩

伴！

科浙西七八十輩

二二二... 僅有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文以六體試之
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之書令史吏民上書或不正極舉
勅漢之制也取士有明字科字能諸生賦書凡書學必經
說文字林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千條通十八為第
唐之制也

凡口不言以意相示暗曰語李陵傳注今世所謂眼語陳
後主詩恨語送杯嬌含悲眼語相解果劉孝威寄
婦詩窗跡眉語度紗輕眼笑來

泰寧元年加封廣德路祠山神張真君曰普濟令道
書言是張亞子上帝命為梓潼帝君也年久昌府事

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也一上將二次將三貴
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福

葛洪因中記 雷次宗豫章古今記 樂史坐知天下記

盧鴻嵩嶽記 華山記 衡山記 林謂因中記

盧承成都記 韋毅文州古今記

秦安州聖慈天慶宮有崇禎十七年三月左佩旌碑
文內云華夷順治州府新建察院崇禎十年六月
知府陳鍾威記文內引蘇子之言曰太上不竭必得而
怒不許而去所患權折交暢至順治也拱極城立於

名曰昭所西門名曰威嚴 宣遠口卷
五年陽城知縣楊鎮原

五劉李趙五姓漢人帝不從 馬祖
帝議將家子弟驕脆有不能任使而庶民有挽強
蹶張老死草野者

呂崇正傳辭相後令誓永與陵崇正追感先朝不
次之遇在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

魏王珪即位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 唐德
宗建中元年回紇頓莫賀自立為合骨咄祿毗伽可
汗請為唐臣垂髮不剪以待詔命

北史凶奴字又莫槐大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且以為首
飾長過數寸截短之 宋史宗琪言渤海首領大

舍利高梳梳步騎萬餘人並髡髮左社竊為契丹之
飾 吳曦僭稱蜀王議於削髮左社之令是遼奪中
髡髮也

雲龍邊鈔張卓使虜歸奉司馬朴洪皓字文康中守十餘
人乞奉使官更並不髡第欲換官

淳化閣帖有晉武帝書又有東晉武帝書有果武帝書又
有果高帝書 唐元亮 晉謝莊 晉索靖 紀瞻

太守山濤

武后載初元年鳳閣侍郎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
以獻照為明堂天為而地為坐日為 日月為 星為

人為重載為慮年為乘正為正又有證

自息 亦一舉察者老過太祖命

薛者猶言番值宿衛也

洪福源傳其先中國人唐遣才子入往教高麗洪其一也

子孫世貴於三韓名兩居曰唐城

元却徑傳拘宋十六年後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

至國子祭酒

元史王鶚傳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自遜其奉御律

山禁莫汝水之旁祀為舊君有服願往奠祭世祖義而

許之至則為河水而設具牲酒為位而哭

趙孟頫傳以程鉅夫薦起家為郎及鉅夫為翰林學

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其門為後入院時以為不

冠盛事

新安人言懲約生維典令積溪每獲小偷不遽盡繩以法聽

親識保其後不為非第嚴與之約再犯保者舉首極重

治不少貸如保者容隱罪運保者蓋官法遠後而保者先

有所聞見也於是邑勘盜夫小盜屏息則大盜自絕近盜

不作則遠盜無所潛踪此亦治盜之一法

若令民得以制錢准銀完官與官至二價則制錢不令省

折矣錢債不增而官費去私錢不禁而自止矣夫州縣錢糧

有解有留請立一法每兩納官銀一兩銀七錢三有司以庫

將軍自是正餉諸如存留支放而得錢給以此甚

日加 一兩七更也那移不便也亦用

所以檢也

似上出錢之所以不行於上

鴻鵠大鳥正鵠小鳥大小同名 鴻鵠之鵠音如鵠正鵠之鵠

音如鵠字雖同而音則異不可不詳也

癸辛祿識日本國有久安保安治家等字號 宋吳儼道

州化外諸國土俗記有自紀國年號乾貞

儒將鄒高受侍長安臣先武徇河北為將軍 賜吳好祿

書而通孫子法 賈後集尚書 集賢堂習 朱祐習儒

學 祭道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魯爾在陣牙不釋卷

陸凱統軍好太元論 杜預征南道左氏傳 婁師德

擢進士第及吐蕃犯塞從軍西討 裴行儉舉明經

為朔方總管 西羽佐先主而好左氏傳 海盜該仲才

國權八本崇禎朝事 海盜彭孫詒仲謀侯寇志二本

紹興黃宗羲太冲知先實錄一本 海外慟哭記

漳州余伯榮字譽卿 南史周事也 金堡捉獄記言

志伊言聖妻母鄰氏恭皇正妃張氏德妃乃慈禧也似未詳

漢丁寬為果孝王將軍距吳楚 薛丁將軍仲易說三卷萬

言 後周韋孝寬考麟趾殿學士考校國籍 唐薛仁

貴著周易新經本義四卷 三子皆勇將而精悉經術

漢書王莽傳南郡張霸 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保

古事曰下江兵是南郡以下皆可云下江也李密與鄒王

日下 魚鑑載隋煬帝之言曰朕

六江也

上江是武昌

曹大家傳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因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

豈坊字存神動物人嘉請二年進士高才博學于十三

經皆別為訓詁鉤深遠奧每托名古本或外國本今兩傳

石經大學子貢待傳皆其偽撰也

風借通公車級士汝南夏甫公車級士豫章徐孺子

陳國張滂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并堅讀左氏傳行後

數月鬼物持其女弟言我病死居喪在陌上帝若飢寒

操一量兩不借挂柴後者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此

傭下皆忘取之又李幼一頭牛之券在書篋中往來索之

悉如其言父母諸弟京經迎喪去精舍教里遇漢直

與諸生十餘人相隨漢直顧見其家怪其如此家見漢

直謂其鬼也倘悅良久恟音敞恟恟失意也又宏恟高大

也又恟悅驚兒一日失意不悅兒常讀莊子則陽篇容出而君

恟然若有兩亡漢直乃前拜父說其本末且悲且喜

荀子凡人一有鬼也必以其感恩之間疑在之時正此今

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達時也其子

直以為袁老好事公子各伯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

必有

生既論之矣今子曷之是非存存若曰

思

明智者裁之

才於、其所者不表出母則異乎

心將不入於口者三百則異乎曾子也

老泉著鴻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則以為五行傳不可廢漫不喜孟子而公之子諫議大夫康獨喜孟子稱其

醜正

哀卦不能言南人之語而哀者四曰播曰亂曰改曰空而又有

二曰撥非時曰非分

無鄉紳之縣其倍嘗厚無秀才之村其民必靜

大清相之有功于儒林者三勅譯之令行而天下知有訓

詔貼出之令例嚴而天下知有黜責庶勸之法密而

天下知有對談

泗州志 鎮集之定名惟視居民之散聚貿易之盛衰

一爾如居民而散而貿易漸以盛也則集可知而為鎮如居

民散而貿易漸以衰也則鎮可改而為集

史范仲淹字希文唐宰相履水之後其先邳州人也因調官

江南遂居吳人仲淹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居其姓名

少有志操既長知其世家乃感泣辭母去之在天府今歸德府

依城固名之王君行中中有東陽長白山塔樓編又云義宅

記云吳自范氏自姓國豫州府君居雲芝坊今在雍熙街

寺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此地然則史而云長山朱氏山東之長

也

以己書

吾假作他人今人好以他人之書假作自己

四

五

刻石永樂二年尚在

人混中作待古文是有益於人亦作即全益於人

不知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淫之則孝弟

忠信者何也

士福之重自唐虞以然堯之於舜也天下之士多就之者

然後禪以天下國傳齊桓公為諸士中人奉之以事焉亦未

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歸官天下之賢士孔子謂魯

子曰古者明主必盡知天下良士之民只民者為禹一沐而三

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過之士

今人仰古文中用古時又稠末如病在五臟發為斑癍

熊魚山在國言朝廷小而官大百姓少而官多

古之為士者如朱襄氏之琴也詩可以養性情今之為待者如

子貢之結綵可以懷心術

南人於聲色貨利之中而卓然自立者勝北人入聲色貨利

而不動者勝

古之所謂逐末者今之所謂務本志誨曰父先誨他父

不行封建則太平之世不能治靜而夷狄一入寇盜乘起

無以禦之

人安先除三見曰門戶之見方隅之見書生之見

許穆夫人賦載馳於是所桓公城楚卯而封術當以一

以存公見

言一 實首以函掠奸淫為斯天

器起分之衰李官同出而文神反壞何李如攏
行饒子如小敗

魏鍾繇謂右氏為太官公羊為賣解家
春秋之世惡執相尋人自較為勝之此夫子作春秋之功

也
祥善也而亦有妖祥之祥祝祈也而亦有祝詛之祝不必改
讀其聲

夫子在衛奉粟六萬而言衛靈公之無道不為之禮
南音用於詩家而非中原三代之音南禮行於翰林而
非中原三代之禮

封建不行故佛教感於中國使諸侯万国並存即有果
武陶海堂作畫化天下之俗

太史公似見左氏而不全鄭端簡似見實錄而不全
左傳啓塞臣時注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軸謂
之塞

陳鼎和梅紀解 國初稅銀每石二錢五分今增之至
四錢五分糧米每石止五斗今增之至二斗有奇銀之
輸納也倘能免蝕幾於加一米之輸納也常額加二而
倍倉斛斗橋夫看倉山甲及糧書根見各款索
皆原官又有常例及吃免也位長索酒飯使用銀

錢出
形錄詳錄財賦恒立令款皆取

比較 七更不甚善 差人到門索
救日期 味費 催人管責 每板索銀一錢 酒費在
外 若乃三四年之欠 各項色並徵 每差人一備 併舟子
四人 有一日而差人查至者 有甲出而乙入者 有三四備
差人泊船於門外者 民不聊生 極矣

先朝免根 止有監克一官 今則有漕道 糧道 漕院 漕科
餉科 餉部 各鎮差官 絡繹於道 行賜重差 駐事官一
名 差人一名 索子一條 嗚呼 云云 銀便簿 吏視賜官不與
奴隸

田以好分 寬窄各有定額 賦緣田 起輕重 原有定數 舊
有風旗 流水 苗籍 在賜歲 遠朽廢 古弊 叢生 文田

寬糧少 田窄糧多 利害迴於天淵 或輕糧改重之 糧
改輕 村移 境於 畝 德甚 至有 田無糧 一生 安享
有糧 無田 終身 賸 累 皆因 久不丈量 三 區 形 可 抽 云 云
數 可 稽 愈 久 愈 弊 莫 究 其 究 法

國家錢糧會計 領之戶部 戶部領之 提漕司 領之
直省 誰知 弊端 在此 各府 知會 誰上 書房 已 無 其
部 計 行 府 矣 州 縣 奸 胥 文 書 因 府 胥 卡 賜 會 計 差 罪
真 層 計 矣 如 崇 禎 初 年 都 覆 嘉 定 漕 糧 六 萬 石
而 嘉 定 人 竟 於 誰 上 知 會 不 派 嘉 定 仍 派 各 州 一 官 知 之
而 限 內 各 縣 所 出 銀 錢 釐 費 竟 於 庫 銀 內 撥 用 裨 補 由

其 極 多 手 下 賜 之 侵 欺 更 為 難 清 矣

八世初派額之禱其間此樂之教
樂在出格抑知積蓄在管格之老實乎乎此
輩或靠身領官或勾結鄉官之格管更於酒糧肉
派發百或數十則收米穩咳之美或積年老包免費
與若干若生員富戶則決不與恐事泄也至於便軍宜
款項如石老福山寶山對支以之在鄉官民不得沾涓
滴惠更可異者昔年按臺每石多派積米三升俱飽
貪賂迄今積本何支銷如十四年麥折此折折部
折則以到京案來算帳每石止五斗有零其去船耗
米四斗零民得惠存竟以一石算帳此德薄之為
乎抑奸得之為乎又如崇明沙坨塌已經徐按臺

題免而清解長身上必鈔出也今則除矣南倉之基
糧已改三斗二升也然此出每石可此皆浮額之
尤著者也

糧房之謀弊格也用銀百餘兩乞士大夫潤稅此項銀
必向大管家借用或實備或牙派項內算銷
錢糧自有緩急如款項之冷者可以不解糧房先
府房串同行牌提取更在助官前稟令速解可保
加之解款誰知此項銀竟充府糧房與助糧房均分
牙批回雖有實庫收存察監自竟於上房使用
常就遞過

小
二文務里此舊額也練兵之銀則於

高

文字亦帶是免此項銀獨不可

州之新銀平自流寇告警每石平增銀一錢二
二錢民甚賦勞次年編入三限內矣至於役銀專為
解京銀兩及北運而後十三年在酌又增六釐三毫
矣此六釐三毫者北運獨有說至於糧收之放在本
縣仍以前後銀耶

剝練二餉難解然五年內原編也首易點一名起解人
甚苦之五分願輸銀八兩每十分一抵願輸銀十
兩甲免控乙之免控丙此項銀作何支銷豈容隱
所及乎

予幼時嘗收賦每分用銀十三兩包與人也此如之後漸

至二千兩今則三千兩猶未已也舊時白頭止有火糖一
多上櫃俾費不下二兩合盤餉謝算手不過幾金每
兩謂炭銷也之兩謂銀包也之其餘雜使費也今
則拉櫃役差人先三四身也下令錢設酒每提一名約
要庫銀一兩及上櫃又要帶包又要外東告幫告脫
者別自誨話若提身上櫃之總要一大帶包雖使
要一小帶包櫃親又要一帶包糧房糧親親俸及
庫房庫親庫使糧是今又增一管雜票者矣又
增一管報數者矣門子要大一紙包頭白二兩直堂
三兩上帶包邊櫃音一對拆封之點若拆二次三次
待銀包每邊止估銀幾錢今且

供

待銀包每邊止估銀幾錢今且

糧房之... 所教今則獻之於官矣夫如是費存得
不多能持其事此諸費不必貼級也况貼級銀兩更有可異者
每級銀兩糧房先要現銀二兩俟與支單其有具家本
法者本名之空所欠仍對支於衙門人役此等又會騰騰什弊
有欠在戶又要五折六折權準貨色不如不貼之為愈也
差役舊時五第一編令往一有乞恩或中科甲免者則於後
遞首年內摘充首年不足繼以次年是五年及兩差矣
六案衙門及地方鄉吏屬官慶賀餽遺各具一摺揭札所宜
也更有私札匪人遞送此何說也非有要求則有陳請上官從而
厥最否

四川饒巡按論保甲云有快定忘行之俾四封之內盜息民安
即為良吏稍逢止舉首治止平常亦重加優錄若其虛文塞
責即他政卓然德庸途飾固不足煩庸刺也此彈妖緝
盜之要實於察密賊窟株惡遠矣可以無奇忽哉
錢法之行不便於墨吏蓋錢行則官俸民租亦當兼用行
之俸不可兼兩而歸也用之糧不可加耗而取也

國和於疆圉重地及沿海要害去處則必設衙兩廣置屯
田今則有名無實矣夫永舉以後分為三項曰運軍曰採
軍曰屯田軍征時海運多致漂沒或積欠逃亡始借屯軍為運
軍屯軍之亡他者又多冊上永舉除名屯田竟自官佃矣採
軍屯者之不與除名採糧竟自官乾改矣一遇該司調

此一

永舉自軍也京營亦然

已上俱陳鼎鼎
和北解

山芳桂星樵信云

地本此 九事

陳季常自維之蜀我二侍女戎裝駭馬至溪山佳處輒
留數日見者以為異人後十年采室黃岡之北歸靜庵居
士奉去塵寄之詩云侍童雙濯玉鬢髮光可照駭馬
錦障泥相隨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字佛得心勇瓊馬
放阿婆幅巾對沈燈

宣府進士葛其送都司新事徐玉致仕詩云竹裝輕似未
時路去興高於宦海塵

王忠文集本句 四時山色無窮處萬里江聲不斷流
宋李師中誦大夫松曰半依岩岫倚雲端獨上亭之耐歲空

一時^事頗為清節累秦時留作大夫官

王荆公誦三石曰草沒苔侵臺道周 謬恩三品竟何酬 國
亡今日頑^心似為當年不與謀 此三條疑有兩指

^{明祖}口占

得國也則遠勝於漢唐新師也則遠勝於湯武申明立
常考民困得極一洗相倍身世皆後古建官而軍宰相之專列

爵而君子男之教去神祇之濫封政先聖之傳聖宗先王以御
名特亡國以宿神家法以而兵令嚴 后妃不執朝政不許群臣

得見 孝慈自皇后崩終身不後立后 凡四方有警命大將領兵
平之事畢即便上章請歸士卒 還第孝人安而戚里安如

訂先王之禮樂後中國之在冠 元人左社樹髻胡帽羊裘庶皆

正韻書之偏音除封禪之異端

九

不該之微名高節之稱頌無辭官

游觀於政不陳於大臣之度不封於文職親軍不隸
於五府藩王不佐於百辟錦衣衛等三六術隸親軍指揮
使司本屬五軍都督府前代宰相班親王上今則雖大將軍六
福臣四拜坐受舊章不亂於聰明恆典不分於異國凡爰
亂成法者斬楊瑩其加發宗陵洪武二年敕有司收葬舊交
元臣余罔福壽致節皆為之廟元臣蔡子英不受官每夜大哭
特命釋之兵不出於無名姓不冒以謬報國初嘗賜黔寧王姓
朱不冬遂令沒其本姓避諱止於不偏陳言行以直入前代命相
凡一應軍國重事是聽裁決不許滿越中書奏事今則凡大小衙
門官吏并百工伎藝之人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奏聞

威重典于豪華陰師道於勳戚公侯駙馬伯年少者皆入國子
監讀書祭酒坐受拜礼爰又神於浮夸抑佛法於惡惑斥
神仙方祥瑞禁師巫方邪術

永平古孤竹國府城北二十里深河之隄有伯夷叔齊廟之後有清
風臺三面臨水有胡解使臣詩題石上墨迹尚新守廟者曰
朝解使臣奉也詩之首陽蒼翠樹寒我深水修也自
彼土信尚孤竹廟邦人健唱播徽歌一時賢士知俱去萬
古高名聞孰多此地清風吹不盡荒臺只是舊山河

節康節詩美酒飲及微醉後如花酒到半開時

虹望下詩作晴朝暮我回彩已向空處寄此身

也

存

北齊七亂如八科

送王秀才詩無貪合浦珠念守江陵楠

王奔州文選相初待若使黃冠自此還猶能赤幘送東旋

王元美集唐句長安城中三年少論文堂必皆因獨前以長楸

後門肉當面稿心時面笑薄俗嘆之難重陳萬事翻覆如

浮雲故向何門報珠履令人帶憶平原君

讀書未到原成處安敢言謗議漢儒

鄭難得國劉先主辛若逢時呂太公

已或三輔錄惟疑是未得示嚴生

莫欺徐幹老獨著一家言

才陰日是法大為文主之勤疏水筆瓢尋仲尼類子之集

知足老子知不足學記

胸次如青天白日行不戴教不官幸得天下為也學於夷甲孔

孟則同眼前皆甘雨和風老吾老幼吾幼舉斯心以加之放諸

東西南北而準

有神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

可以考古稱今

如張鎬之游長安終日不離一室類管寧之客遼方見人

惟說五經

文武道來墜地竟辭人皆可為 人道方外天在山中

但可抄書莫作人面筒讀有口只宜談學休言世

年 南

一

資人自得詩書之趣

不取如刀為治水之勤頭蓬不梳髮澤祖治兵之久
讀周易備情偽之書觀禹鼎備神益之器

守先王之道畏聖人之言

沂水春風岳農神象厥為四子之長荒郊絕野克舜君
民思接三五之統

行善不尅神佛讀書堂為功名

尊所聞行所知好古不為空虛之學言必信行必果立身
不為鄉愿之人

書畫梨棋白傳之一冬通曉雞豬魚蒜裴公之可不
嫌猪裴度語人曰雞豬魚蒜蓬著則喫生老病死時至
則行

肉盡人情少認得一箇如一箇看破世事不做得一椿是一椿

時富季世有志三代之英身在布衣不忘百姓之病

悔思居室之利程者入檢勿淫儉入者密圖饒性之功惟聖

作狂亦惟狂作聖

明庶物察人倫運天下於掌上守先王待後學見孔孟於

圓堂

座上梵追金磬響佛前燈映寶幢紅

鼎四維天迥雲烟退曉律風清草木香

香厨晚上菓雲翻古相舞春藏化雨禱

高二。 歲首明万歷泰昌三千里外孤忠

不 文 萬曆十九年也

有神
昌府華縣

三皇陵

三夾谷

二蔡卯

連稱管

四海志

三高唐

三空峒

多蓋陶隱居蒼頭以資弟子陸敬遊 都兒歸城奴
雲子魯公僕 何劉楊伯起僕

洛書乾曜度普者改甄避太子承乾名

石經 石經中多朱果補刻者字皆匪列方如左傳文公宣公

卷教果襄昭字京四云卷儀礼士昏礼皆避朱果之律

此其題然易見而他卷亦多補書字法不堪者皆不取用

其曾刻孟字不用又不待言矣

樂天詩人烟年在船野中多於地

沙城 舞筵頂極腰輕女仙權能勝骨重人 男兒未

死爭供料莫如忠州刺史看 世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關
在不空

天讀源古案府云凡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又云

氏不乃理情 卷之三善一身

夫氏曰聲音用三平六字尚矣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也群富易以苛非富易以威知微床娘四字當廢去缺群危四字宜增泉安陳晉第以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林娘下注曰已見某字世下於經堅輕亭梨度外別去扁涓傾園瓊奉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爾錫言知澈澄与照穿林同可去娘半混疑半混泥可去敷與非同可去

溪音欺 禪善平今多誤讀 匣音同

河向者 古今蠲免之政稍有不同古之所行者蠲免之惠也今之所行者通融之惠也何謂通融免如共及一分則蠲一分之稅

共及二分則蠲二分之稅是也何謂通融免其存留而曲其為處補其本色而多徵其本色建議者每有起運免免之說而後部題覆未有快盡行之者夫豈無其故哉蓋古者三年耕則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三年之食而今則各其食矣古者歲用所出隨時損益而二管之薄亦可謂厚而今則不可快矣是以水旱雜廣而四百萬之數則不可少也彼共雖保而二分之徵則不可缺也 嘉靖中戶科樊深疏

嘉靖三十三年江南大旱上從巡撫御史周如斗請蠲本年漕糧百萬石見蔣汝化疏

華白承文 治中為戶科給事中上言天下之財聚於

方志
然其名也

於越者何於走者未能以其名通也

諸侯失地名衛侯奔楚即伯末奔不名滅同姓名楚滅夔
蔡滅沈晉滅下陽執虜公不名

路史徐之初也稱我感而稱徐莊子六年又感而人之僖三年

又感而子之昭四年林之初也稱荆又感而稱人在二十三年

既而楚矣又感而人之僖元年又感而子之二十一年已而有使

通矣已而有大夫矣聖人豈有心於進退因其進而進之至

於此也僖二十一年宜申文九年羊叔僖四年屋完宣十

八年林之子旅卒與齊晉無異矣惟奪其葬

沿州志古者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有大功於民者則祀之

鄉先生沒祭於社城之與隍皆所以捍外而衛內者也房星天駟

以主馬之有先牧及始乘馬者通謂神馬以祈國馬之蕃息也繫

與馬同氣而今之先禘神氏無祭之馬雖不祈禱而在其中矣

霜降應天之肅殺此祭軍牙六毒物神之所以感好究計不度也

周渭昭州茶城人劉錫據五嶺渭脫身北上任宋太平興國二年

為廣西諸州特運副使如還故里鄉人以為茶渭妻莫茶賢

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茶語二子孩幼茶尚少父母惡嫁以

茶泣誓曰婿非久困者今逢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

齋績確誓以給朝夕二子皆果婚娶凡二十六年後見渭時人

皆仰著之節婦傳記其事

古者

永王舒尉六上漢傳鄧都尉桓

夫事系傳序將軍朱建傳果

以失其妙為傳王先主秦始皇本紀信之石生割
燕吳傳齊生漢書天文志鉅鹿都尉謝君

晉書裴秀傳秀為司空以職在地官以為首山川地名從來
久遠多有之矣易後世說者或強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擿
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馬首
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之役由來尚
矣自古列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
監漢唐咸陽丞相蕭何畫水秦之圖籍今秘書院無
古之地籍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禱
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之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粗

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
取大晉魏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于庸蜀深入其岷父皇帝
乃命有司撰行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
險易征旅迂直檢驗圖紀圖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
隄波澤評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澗及古國
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神有二焉一曰分
率所以辨廣狹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神也三曰道
里所以定兩由之數也四曰方邪之白迂直此三者各
因其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
有圖象而無分率則之
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
施於海絕隔地不能以相通有道

校則名路之數與遠近之實相達

正身也以此六者參而致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
 彼此之實定于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曲直之數算
 故雖有峻山距海之隔絕殊方之迴登降詭曲之因皆得
 舉而宜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自無所隱其形也
 戒富嗇 貧而不節富而好嗇皆足以傷家雖有遲速
 其致一也夫量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既已盈餘則
 人望以周濟今乃愁然則失人之情既失人之情則人不祐之惟
 恐其無隙可乘則爭媒孽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
 旦入手若決堤防矣
 吳處厚 心相有三十六善然香讀書一也有剛有柔二也

慕善近君子三也安分知命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妻曲行陰陽方
 便事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賈八也改過九也不逐俗負
 殺十也閑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和易操
 十三也夜臥不即睡着馬上去不回頭十四也無作奸惡十五
 也不該亂十六也不該囤囤十七也作事周布十八也不忘人恩十
 九也有大量二十也揚善掩惡二十一也急難中濟人寬慰人
 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也為事與眾用
 之二十五也知人詐偽含容之二十六也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
 語有序二十八也當人語次不先起之二十九也喜言善事三十也
 衣服三十一也不面評人三十二也省的惜福三十三也知
 念舊三十四也常思退步結果三

念舊三十四也常思退步結果三

老福

全者福祿半，故相形不如相心求。

女自相，人相其移。

論陽宅宜有先生，宅有三子六祥，居家尚神義一也，子孫耕
 讀二也，儉勤三也，睦鄰族四也，無峻宇雕牆五也，六浦茶
 入門六也，無後僕七也，每向紡織八也，早完官稅九也，庭除
 洒掃十也，門外多士君子十一也，園門嚴肅十二也，尊師重傅
 十三也，宴客有節，無長夜之飲十四也，不延妓女至家十五也，
 不敢暴殄天物十六也，居表循禮十七也，交易分明十八也，交人
 不登山入廟十九也，祭祀必恭必敬二十也，幼者舉動稟命於
 家長二十一也，故舊窮親在座二十二也，商人謙婉二十三也，
 家僮無解不惡習二十四也，不喜爭訟二十五也，不信禱賽

二十六也，不聽婦人言二十七也，寢興以時二十八也，不用嬉笑罵詈
 二十九也，婚娶不慕勢利三十也，田宅不求方圓三十一也，主人有
 先機遠慮三十二也，務養元氣三十三也，座右多格言莊穆三十
 四也，能忍三十五也，常畏遠及畏清，謙畏陰陽三十六也，凡此三
 十六祥，全者鬼神福之，子孫保之，不然下手速修，而謂移門
 換向，越吉避凶之真訣也。

養生類，柳公度年八十餘，步履輕健，人求其術，曰：吾無
 術，但常以元氣佐善，怒氣侮常溫耳。

彭祖曰：凡人不能無思，常漸除之，氣息得理，百病不生，道
 但能不思，衣食不思聲色，不思勝負，不思得失，不思
 心不勞，但全為得延年，謀為過情，飲食不

曰極目遠視夜讀注疏久居烟火博奕不休飲酒不
 已熱餐麵食抄寫多年雕鏤細巧房舍不節泣泪過
 多刺頭出血迎風追射表明之由書之心之神疲乎目久視
 則傷心腎之精冷乎耳久聽則傷腎 唾者溢為酸水
 聚流為華池府散為津液降為甘露流藏固身宣通百
 脉化養萬神肢節毛髮堅固長春 人骨節中涎所以
 轉動滑利中風則涎上潮咽喉重響以藥壓下俾滑
 骨節可也若吐其涎時向杖意枯人手足維活之百廢人
 少見怒為凡之不可吐涎 久行傷筋勞于肝久之傷骨損
 於腎久坐傷肉久臥傷氣 寢不得言語之病如驚悸

不藥不可救藥 新沐髮力令當風白淫禁髮白淫頭眩人
 頭風目眩 髮多搖去風明目大汗偏脫不得偏風 酒醉汗流
 衣難解當風取涼成脚氣 善養生者先渴而飲之不過多則
 損氣渴則傷血先飢而食之不過飽則傷神飢則傷胃 去
 夜事之宜宜戒申酉前晚食之宜眾人多言戒少語眾人多煩戒
 少犯眾人性情戒不怒 莊子曰欲富生者能富貴不以善傷
 身雖貧不以利累形 天隱子曰喜怒哀樂愛惡欲者情之
 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逸者氣之邪也去此邪成神仙 夫
 百病五疔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休
 以長生道家謹宜非絕穀之謂也稍飢即食之勿令飽此
 中道也 止食五味之謂也

良此皆下

何摩擦皮膚溫熱去冷氣此所

也久世六五久勞役皆宜戒也此是形骸調理之法刑
堅則氣全所以齋戒為首 南向而坐惠首而寢陰陽適
中明暗相平居之高則陽盛而明多坐卑則陰
盛而暗多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而疾病生有居室
且然況天地之氣有功光陽之攻肌陰陰之侵體哉吾所
居坐前廉後屏去明則下廉以和其內映去暗則去
去廉以通其外曜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之安矣
明暗尚然況太多情慾太多事慮豈能安其內外哉故
以安處為次 存謂存戒之神想得想戒之身閉目即見

吾所居室四邊
皆窗戶過風即
圖風息即開

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之與目皆不離於身不傷我神
則存想之漸也 凡人目終日視他物心已逐外去終日接地事
故自己逐外瞻營逐律先未嘗自照奈何不病且夫却無歸
根曰靜之曰復命或性存之象物之內此存想之漸也道之功
本矣 坐忘者因存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兼事
有見而不知其見非忘之兼事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
見曰形都泯故

蒲處買得生要解 養生者形要小勞氣至大疲故水流
則清滯則污養生之念血脈常行如水之流坐不為坐倦
然三稍緩即是小勞之術也松牙足

勝左右轉時後時仰或兩手兩足細細如洗手法或手掌
 相摩令熱掩目摩面隨意力之各數遍而已每日頻行
 必身輕目明筋節血脈調暢飲食易消體中少不健快
 為之即解 夜臥然自以手摩四肢胸腹十數遍名為乾沐
 浴卧側而屈膝蓋氣力常時得法則吐清津則健常以
 舌拄齶聚清津而嚥之潤五臟悅肌膚令人長壽不老
 頻而齒令齒牢又辟惡 夫人春時暑月欲得晚眠早起
 秋欲早眠早起冬欲早眠而早起早不宜在雞鳴前晚不

宜在日晡後熱解為舒暢寒月欲收斂此合四氣之宜保
 身益壽之道也 不服厚薄欲得隨時是也暑月不可
 全薄寒時不可極厚或暑者必著單卧服或腰腹口上
 覆被極宜人冬月棉衣莫令甚厚寒則欲添被厚
 如此令人馳寒驟熱也故寒時而熱則減不傷於過熱
 時而寒則不傷於寒也欲漸著熱欲漸脫腰腹下蓋豆
 肚欲得常溫胸上豆豉欲得稍涼溫不至燥涼不至凍衣為
 汗溼時易之量不火氣未歇不可便著夫寒熱均平形神
 恬靜則疾疹不生壽年自永飲食所以滋養生之血氣人之
 為體者者為肌者肉者不可待極飢而方食極飽
 會者陽道士 凡其大執則傷骨太冷

承制書

身清雖吃石... 燥極則攻而為

熱相

熱勝冷... 夫勝多熱勝生法勝鹹凡汗出勿令
洗面令人少顏色食能壯髮作頭凡天有五行人有五臟食
有五味故肝法木心法火脾法土肺法金腎法水酸納肝
苦納心甘納脾辛納肺鹹納腎四時忌多食所制之味
宜食相生之味以助五氣五臟不傷五氣增益飲食合
度寒暑得宜則諸疾不生遊數自享美

傳曰土厚水澤居之不疾故人居處隨其方所皆欲土厚
水澤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美而澄常居之室極令周
密勿有細隙致風氣得入風者天地之氣也能生萬物三
能損人初入勝理之向勝玉肌膚之內傳經肺達於

藏府傳氣尤甚感暑不可露卧自立春後至立秋前
欲東其首立秋至冬前欲西其首當枕葉枕其枕葉
性太熱則熱氣衝上太冷則冷氣傷腦惟理風平涼
者最宜

問曰夫金石之藥埋之不腐燻之不爛可以固氣延年草
木之藥未免腐爛焉有固駐之功答曰夫金石之藥其
性慄悍而無津液之潤感壯時未見其害及其衰弱
毒則發焉夫壯年氣威則能制石清則能行石故不發也
及其衰弱氣溢則不能行弱則不能制而石毒留積斯
下為患何固駐之有哉或問曰亦有虛而不發者乎答曰
在石不在

以學術滋滯石熱結積而不散隨其

考

服石之人倚不熱而能伏恃石勢而行

曉者以為奇效精液焦枯極勢逆仰洞釜加鑿
罈不焦燃曰然則鼎皇何以標之於本經曰太虛積冷之
人不妨暫服積愈而止則無害矣蓋初服之時石勢未
積又乘虛冷之甚故不發也又問曰草木自不能久豈能
固人曰服之不倦勢力相接積年之後必獲大益夫攻
療之藥以疾差而見功固疑之方貴神方而為効不
可一概論也

咸豐癸丑季冬十日燈下從老檀橋回舟曾果
徐却老農潘道根確潛氏識時年六十六
從友人方小類秀才借本錄中多闕文諸字暇

當從他本校字也根又識